



英雄夢

夢裡 眾家爭雄

夢醒 英雄成夢

第一章 夢碎

「天下第一這四個字，對你……真有那麼重要嗎？」答案明顯易見，可靜娘還是盼由他口中得到答案。

「……」蒙面人微微一怔，隨即手上再推三分，靜娘胸口長劍幾欲穿過，汨汨流出的紅，已不若方才噴灑地怵目驚心。

得到答案又待如何？肉體的傷早抵不過心底的痛，兩行清淚流淌而下，眼皮微闔，重心再也無法支撐，傾然往後倒下。

「娘！」撕心裂肺的喊叫聲從廳外直奔而入，兩個七八歲的男娃跌跌撞撞衝進，死命想扶起奄奄一息的靜娘。

個頭略高的男娃雙手撐著娘親，回頭狠狠看著蒙面人，睜眸欲裂，卻沒有半分懼意。

蒙面人並不作聲，轉身就要離去。

「爹！你為什麼要殺娘？」個頭較小的男娃撲向蒙面人，緊緊拽住他空蕩蕩的劍鞘。失去劍身的空鞘，一如失去依託的娃兒，一陣天旋地轉。蒙面人伸到一半的手，像觸電般彈了回去，因為他眼角的餘光瞥見僅僅幾步之遙的凶狠目光。

欲言又止，蒙面人終究足尖一踏，縱身翻出後院。留下僅剩一息的靜娘，與目睹天倫慘劇的稚齡兄弟。

「雲，過來！娘親有事要跟我們說。」扶著靜娘的男孩是穆鋒，儘管瘦弱，卻咬著牙，面色蒼白地用盡全身力量讓娘親靠著。

「娘……您痛不痛？」邊哭邊奔來一旁的是穆雲，是穆家幼子。

「鋒兒、雲兒……娘有事要跟你們說……」面色已如白紙，無力的身軀漸漸冰涼，靜娘交待著最後幾個字，最後從懷裡內縫扯出的一方書冊，由於穆鋒的堅拒，斜斜的掉落在幾欲乾涸的血跡之上。

原來人斷了氣之後，身體會變得如此沉重，被壓得喘不過氣的孩子，豁盡全力將僵透的屍身平放，起身就拉起弟弟的手往外走。

「哥，我們要怎麼辦？」哭得視線模糊的穆雲不知所措地問著。

「哥哥會照顧你，死都不會讓你被欺侮的。」眼眶雖紅，卻不曾掉下一滴淚。

「那……娘親呢？」已經被拉著一腳走出外庭的穆雲，忍不住又回頭望。

「……」沒有任何言語，穆鋒只是默默走進房內，將油燈旁儲油甕裡所剩的一半，均勻撒在各角落，不一會兒，沖天而起的烈焰將成為一種宣告。

兄弟倆腳步並不大，夢碎的這一天好冷，這是一個沒有下雪卻冷澈心扉的日子。

第二章 穢區惡霸

每個繁華的背面，總會有些見不得人的髒垢，都城亦然。

長安貴為首善之區，繁榮富貴景象自不在話下，外郭東西兩市，各佔兩坊之地，奢華、喧囂，兼之有唐一代胡漢並蓄，長安街景人聲鼎沸，任誰看了都能感受一片昇華太平。

東市九區畫分精細，商賈、作坊百業齊備，而九區之外的第十區，則是人人盡知，卻又絕口不談的了。

這第十區有個難聽名字，叫穢區。名為穢區，髒亂汙穢必定不會缺少，但你若以為這穢區僅是髒亂了些，可就小看了它。光明之後，必有陰影，穢區便是長安城繁榮的陰影，舉凡大街裡發生不得的骯髒事，這裡都可能發生；你想得到，甚或想不到，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這裡天天上演。官府管不到，也不想管，說不得某天裡他還可能需要穢區的骯髒來為他維繫自己的光鮮亮麗呢！城市如此，誰說人不是呢？

所謂的穢區，並沒有明確的區隔，你只消看街邊的建築、物品開始破敗而無力修復；又或者看到來往的人乾癟瘦弱、衣衫襤褸；甚或彼此間交談的語氣低俗惡狠，大概就能猜到已經漸漸步入此間。當然，越行深入，此種情形只會更加嚴重。而另一個判斷的標準則是行乞位置的分配，內城當然容不得此等褻瀆皇威的存在，就連外郭的東西二市，九區裡能見到得乞兒也少得可憐，要找乞兒，穢區裡成堆，只是越靠近外圍，所能乞得的物資與同情越多，那些光是窮、光是殘的乞丐，當然只能越深入穢區裡最不堪的地帶。

穢區的最深處，照說是整座長安城最為殘破、髒污的所在，所有人性最赤裸、最貪婪、最惡狠的一面，都該在這裡一覽無遺。

久無香火的不知名寺廟，正座落穢區最深處，刻意被搬空的正殿，陡然多出大片空間，沒有多餘擺飾，幾床素淨被褥整齊摺疊一角。清脆的念誦聲從正殿裡的香案下傳出。「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

人；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聽聲音也就約莫十餘歲左右，聲音的主人背倚桌下壁面，拿著幾卷缺了書皮的紙張，搖頭晃腦朗聲念著。

正殿的門只有一邊，另一邊被劈成兩折，一片擋住原本窗樞位置，另一片則懸在殿中正上方的兩根梁柱旁。

此刻門外幾聲推鬧耳語，就這樣傳到殿中孩童耳中，再也無法專心的他乾脆放下書卷，往門外聲音望去。

「妳去！妳去！今天換妳去說。」瘦弱到看不出是十二歲還是十三歲的小娃娃，被幾個個頭稍微高她些的孩子推進門，小娃娃驚慌看向裡面，又著急望向外面，嘴裡委屈喊著「阿一哥，我怕！」

幾個孩子們揮著手要女娃兒勇敢些，眼淚直掉的女娃兒就這樣站在門口，僵硬的像石頭般，不敢往後，也鼓不起勇氣往前。

「小妹妹，不要害怕，這給妳。」剛剛念書的好聽聲音此刻更加輕柔，從桌下傳出。桌下男孩手中一件補了幾個丁的小褂，從桌下緩緩移到桌外。

「我不敢過去！」女娃兒不敢哭出聲，抽抽噎噎地怕是要忍不住了。

「妳別怕！我不能離開桌下，妳來這拿。放心好了，我不會對妳怎麼樣的。」溫柔的聲音彷彿有催眠的效果，女娃兒擦了擦眼淚就走向桌子。拿了衣服的女娃兒忘了道謝，只是一個勁地笑，笑得好開心的效果。

「妳快穿上，妳的衣服已經……」話還沒有說完，男孩已經知道自己失言。女娃兒身上就幾片碎布，連日子都過不去了，誰還管衣服蔽不蔽體。女娃兒羞紅了臉，也不管小褂是否過大，整個穿在身上。

「謝謝你！我沒有名字，他們都叫我小五。可以知道你叫什麼名字嗎？」比較不害怕的女娃，問起了男孩的名字。

「……我哥哥規定我不能告訴別人名字，所以……」男孩窘困極了。

「連名字都不能說啊！那麼嚴格。」女娃有點失望。

「啪！」一塊小石子從門口滴溜溜滾到女娃身邊，女娃才警醒看向門外，剛剛的幾個夥伴們以手向嘴邊比了比，各個臉上都是焦急神色。小女娃忽然想起自己身負重任。」

「可以……可以……可以給我們一點吃的嗎？我們餓好幾天肚子了，一點點就好，真的。」儘管窮困，年紀尚小的女娃還是不習慣乞討。

「這……」男孩停頓許久，久到女娃已經覺得自己的要求太過。

「沒關係，我知道是我不好，已經拿了衣服，還那麼貪心小要吃的。要不然我不要衣服，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吃的就好。」女娃快速脫下身上才換沒有多久的衣服，淚水已經在眼眶打轉。

「妳誤會了，是我哥哥規定我讀完這幾卷書前，不能離開香案下的。」男孩急忙解釋。「這樣好了，妳幫我把綁在牆柱的那條繩子慢慢解開，把上面的門板放下來，門板上有些食物，還有小半鍋早上我沒有吃完的粥，很重喔！妳要小心一點一點放下來。」男孩邊指出位置，邊提醒女娃小心。

女娃開心極了，光是道謝就不知道說了幾次。門板很重，綁在牆柱的繩子很粗，女娃試了許久都無法解開，流了滿身汗。

「要不然……妳請門外的幾個同伴們一起來試試好了，要快點喔！」男孩心急地朝門外望去。

女娃的幾個夥伴聽到後，遲疑了一會，小心地移動腳步進入正殿。有了幾個孩子幫忙，不一會兒門板就緩緩落下，但畢竟是幾個孩子，也餓了好些天，門板著地的瞬間傾斜了些，幾口粥就灑落在地上，幾個孩子心疼地趴在地上爭舔。

「謝謝你給我們食物，我好久沒有吃過米飯了，粥的味道好香。好可惜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沒有辦法一直在心裡謝謝你，以後……以後我可以叫你小粥嗎？」

女娃兒的聲音越來越小，最後的幾個字就像蚊子振翅般細小。

「小粥啊……也好！頂好聽的名字。」男孩的聲音也小，好險他一直在桌底，沒人看得出他一臉通紅。

「小五，我們得走了，惡霸通常這時間要回來了，要是他發現……我們可就有苦頭吃了。」小四語帶驚慌說。一群人中略高的男童阿一側身向外望著，以手勢要大家快走。

「是啊！是啊！他可兇囉！要讓他知道我們又進來這，少則一頓飽拳，重的話……我可不想再斷一次腿了。」阿三帶著恐懼眼神看著自己左腳。

「大哥沒那麼壞的，他只是擔心我一個人被欺侮。」桌底下的聲音又急又氣，就是不想自己的哥哥被誤解。

「別說了，我們還是快走吧！這位……不知道如何稱呼的小哥，請您務必別向您大哥說我們來過的事，我們得趕緊走了，就此別過。」小二短髮齊耳，聽聲音卻是個女孩。

「你們放心，我不會說的。還有，你們一樣可以叫我……小粥……唉！」話還沒說完，幾個孩子早已走得遠了，徒留一聲嘆息。

不過一會，另一聲嘆息隨著一閃而過的身影踏入正殿。

「哥，你回來啦！我剛剛肚子餓得慌，把吊在上面的食物給吃個精光，還沒來得及把板子拉回原位，你就回來了。」故意放大的音量，想說服哥哥，也想說服自己。

「嗯。書讀完了嗎？」扶著左手臂，隨意包紮的傷口還滲著殷紅，細看這身影隱然有成年人高壯，僅能從隨意恣長的淡青色鬚渣判斷，他不過十五六歲左右。

「哥！你又受傷了！我幫你包紮。」再也不管書有沒有讀完，小男娃一個箭步向前，盯著傷口的眼神

就要落下淚來。高壯少年不說什麼，讓弟弟重新解開由衣襠撕下布條所纏繞的傷處，刀傷長四吋、深約兩指，表皮外翻，好險未傷及筋骨。

「哥，其實你真的不必這樣子……」男娃熟練處理傷口，嘴裡欲言又止。

「你別擔心，哥可厲害了，不到三個月，哥已經盡得威遠老頭真傳，今日裡我向他挑戰，落虎十八式他還沒來得及使完，我便以刀柄重擊他右手脈門，少說要十天半個月才能再拿起虎踞刀吧！」左手不方便，高壯少年邊說邊比劃先前招式，恨不得弟弟能在當場看到。

「……我知道哥哥厲害。我是擔心你拜師棄師的行徑……會招致武林不齒的。」考慮許久，還是說出來。

「武林不齒？哼！不要跟我說武林，我最痛恨武林，遲早有一天我要顛覆整個武林。」高壯少年笑聲極冷，如同他的心境一般。

「快月底了呢！哥，要不趁今天，我再幫你把面皮修修，我的易容技術不如娘親，總撐不過一個月，要是娘幫你易容，兩個月都不必修。」

「你可不要小看了自己，你才十四，娘說易容這門技術可不是人人能學，手巧心慧不說，察言觀色更要人裡，要我說你最少已得娘親七分手藝。」邊安慰著弟弟，男娃兒左手挑銀針，右手五指翻動，流暢粘花般飛舞，不消一刻手勢倏然停下，男娃兒繞著哥哥觀視，與剛剛踏進正殿裡之時的堅毅鳳眉星目相比，此時的他顴骨隆起，鼻梁高挺，刻意內縮的兩頰，讓他簡直換了個人似的。每次哥哥拜師棄師後，他就會重新為哥哥換上新的面孔，至於聲音、習慣與動作，反倒難不倒哥哥，這些年來四處躲避，練就了一身戲子才有的功夫，莫說聲線音色隨時更動，談吐舉止也能瞬間變換。

「好了嗎？你又進步不少。」「對了，過幾日我要混入四海武館為徒，聽說四海武館真正的高手不是館主，而是館主的伯父，要引他教我真功夫，恐怕得花點心思，可以回來我就會來，要是回來次數少了，讀書可別落下，吊板上食物分些給小叫花們不打緊，內殿地窖裡的食物可不是他們有資格碰

的。」高壯少年惡狠的眼神穿過薄皮面具，雖然不是向著男娃，男娃心裡也跟著顫，原來哥哥早就知道方才的一幕。

「說不得這次出門前，還得去立立威，讓穢區所有人知道誰是老大？誰不能碰？」高壯少年若有所思。

第三章 拜師棄師

「師父，您的武功高嗎？」稚嫩的聲音好奇的問著。

「傻徒兒，昨兒個你不是看過，師父光用三十幾招迴身刀法，就讓那不知天高地厚的踢館傢伙後悔踏進咱長盛武館嗎？師父的武功當然是高的啊！」太師椅旁，問話的孩子是武館去年新收的弟子小泉，他使勁捏揉師父的肩膀，自顧沉浸勝利喜悅的師父，端起砌好的熱茶湊向嘴邊，瞧都沒瞧孩子一眼。

「師父，那您的武功是天下第一嗎？」稚嫩的聲音再度問起。

「撲！燙！燙！燙死我了。」過燙的茶直接噴了出口，聽見問題卻還沒來得及回答的師父，只來得及急忙叫喊。一如溫度過高的茶水不易入口般，過度激烈的問題同樣令人不能承受。

「你問的是什麼問題啊？天下第一？我開個武館教大家強身健體，為啥要跟人爭強鬥狠啊？更何況天下何其大，哪個人敢說自己是天下第一啊？你一個九歲小娃什麼都不懂，如此大逆不道，問師父這麼不懂尊卑的問題。」師父氣極了，順手把茶杯都給扔了出去，孩子默默收拾著一地的水漬與碎片，但

他收拾不了師父的怒火與碎裂的尊嚴。

「整個汴洲城，要論刀法，師父我可是數一數二的，想武館成立之初，多少人因著我的迴身刀法而來，慕名拜在門下。你個小娃不也是傾慕咱武館盛名，一年前才跪著央求我收你為徒嗎？要不是看你年幼，師父立刻將你趕出師門。」看來問錯問題果然令師父勃然大怒，儘管平日師父因為小娃兒嘴巴甜、做事勤快，總是特別疼愛他，甚至在指導門人功夫之時，也從沒禁止他一旁觀看，多次這孩子還觀察細微，問起了招式連綿間空門大開的問題，師父都傾囊相授，怎想到光是問錯了個問題，師父會氣憤如斯。

「師父，徒弟拜入門下也已一年半，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學習進境如何？是否可趁今天請師父指導一番，讓徒弟知道自己與師父差距有多大，好激勵自己未來更加努力，更加謹言慎行。」整理好地面髒污後，小泉彷彿也下定了什麼決心似的，竟然嫌自己惹的禍不夠大似的，恭敬站在師父前面，抱拳屈身，直言向師父討教。

怒極反笑，試問誰面對自己徒弟挑戰能不憤怒的，更何況是個才學藝年餘的九歲孩童。

「好！好！好！我倒不知現下時代變了，徒弟膽敢這樣跟師父叫板。你想要機會？好啊！我就給你機會。武堂的武器任你挑，我就空手會會你，教教我的好徒兒什麼叫尊師重道。」冷看眼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徒兒，館主決心答應這荒謬的討教，要不館裡其他人日後哪裡懂得什麼東西是他們扛不起的。屈著身體的小泉依舊沒有站直。「師父，請您用七十二路迴身刀法指導徒兒。徒兒想見識這汴洲城第一的刀法。」一旁幾個伺候茶水的小廝已然驚訝到說不出話來，完全不知道這平日裡館主最疼愛的小徒弟吃錯什麼藥。

「叫眾人都到武堂裡集合看著吧！我得讓你眾多師兄瞧瞧，他們有個多有勇氣的師弟，也好日後讓他們學學。」話越說越酸的館主，挽起衣襬袖尾，嘴裡透出狠意，看來今日恐怕死傷在所難免。

擔心的的人遠不及看熱鬧的人多，沒有人覺得館主會手下留情，畢竟直言挑戰乃屬大不敬之舉，大家只盼這孩子能多撐個幾招，斷了手腳之後還來得及跟師父討饒，雖殘卻不致失卻性命。

武堂之下。「感謝師父成全。」眾人圍視之下，儼然看著一具屍體般，肅殺氣氛籠罩全場。

「你用儀刀跟我對陣？那只是防身所用，去換下再來。」館主橫刀握於雙手，一正一反目的在於招式流水連貫，陌刀柄身過長，劈砍有餘，流暢不足，要發揮迴身刀法精義莫過於短柄橫刀。可這徒弟定是平日學習不用心，才會拿這防身用儀刀來使，這便宜館主可不想佔得太過。

「師父放心，我就使這儀刀便可，畢竟僅是討教，萬一傷了師父不好。」恭敬的語調，說出的話卻狂妄至極。

「你要找死，不怕沒人為你收屍。」話語未落，館主欺身上前，刀式連著步法，竟是直取右腕兒來，看來是打算廢了他用刀之手。

短暫金屬連環交集聲伴隨火花濺灑，一招便有三式碰撞。照說迴身刀該在三擊之後向左側身蹲身斜砍，此刻卻停了下來。對手儀刀正落在本欲斜砍途中，早做好交擊之勢。「原來你看上儀刀短厚，想來個只守不攻，倒是我小覷你了。」

橫刀原本斜砍之勢，倏忽往上暴衝，直往對手下顎，這一刀若砍實，從下往上非得開膛破腹不可。然說好似的，連身形都不做移動，光是扭身肘轉，已然全部讓隨後刀式變成粒粒火星。心一急，手上刀瘋狂連接，幾十刀間身影飛快，旁人無法看清，從無數刀身交擊清脆聲，就能判斷迴身刀正受制於無盡守勢。

迴身刀巧妙在於靈動無方，熟練者式式相連，身形挪移圍繞對手皆可出刀，傷敵一分後可乘勢再追，將對手後路皆盡封死。卻未想從開始到現在，招招盡被料敵機先，對方光是守勢，自己全然拿對手沒轍。

再也不敢輕視對方，館主提氣凝神，終於下定決心。刀勢一改，狼戾之氣四溢，卻看小泉狐疑一瞬，刀刃璇飛全朝自己雙眼，且此刀式從未見館主使過，依起刀迴旋判斷，應是館主從未教授他人的末九路迴身刀。

自古以來師父授徒，除非嫡傳子嗣，否則莫不留個幾手，藏著、掖著讓人覺得自己高深莫測；也讓人巴巴望著盼能得到恩賜；更防著的就是這種徒弟青出於藍的不堪。

末九路迴身刀專取人不得不防之處，而前面招式的靈動流暢反倒消失，雖然同屬一套刀法，但使刀者心境卻全然不同。

刀刃近身之際，小泉儀刀一改先前防守態勢，竟爾使出前六十三式迴身刀法，迴身刀法本就攻守兼備，非但擋住館主全部攻勢，更在館主全力搶攻之招使出空門大開瞬間，儀刀厚重刀背直擊館主脈門。

橫刀落地。館主，敗。

第四章 最後一家武館

六年半了，從汴洲第一家武館開始，穆家長子穆鋒已然換過六個名字、六種面容，一路由汴洲城向西，過了洛洲，直到半年前至長安城落腳至今，六家武館，雖不致讓他真能成為天下第一，但博學多家之長，兼之每拜人一家門下總要從低下做起，卑賤、耗體力的活沒少過，為節省復仇時間所花費的大量心力，也顯現在壯碩的體格與傲人的氣力上，為照顧弟弟而來回奔波，腳程與輕身功夫已臻一流之境。

該是最後一家了，武林中有關四海武館的傳聞可沒少過。聽聞館主陸銘鼎的爹陸伏在擔任四海武館副館主時被朝廷延聘，為朝廷訓練羽林軍，要說勢力，這普天之下誰的勢力能大過皇帝老兒，雖說不屬江湖，但陸伏霸道的功夫，可沒什麼人膽敢輕視的。

而另一個傳說則可靠多了，據聞四海武館武功最高的人，從來不是館主，也不是被朝廷延攬的陸伏，而是館主的伯父，亦即陸伏的哥哥。沒人知道低調的陸家第一高手叫啥名字，少數老一輩看過他的人，都只知道武林人士給他的封號「刀魔」。

江湖從來不缺高手，然而真正的高手卻如流星，劃過天際能一閃而逝的，至少還能被看見，多少所謂的高手根本沒被江湖記住。刀魔這個稱號數十年來沒第二個人擁有過，陸家因為出了個用刀成癡的武者而成為第一武館，二十年來無人質疑，就算七年前刀魔無故引退，彷彿蒸發似的消失人間，第一武館招牌依舊掛得穩當。坊間傳聞，若論劍首推當今武林盟主穆霄平，而提及刀，刀魔之威無人能出其右，有好事者茶餘飯後閒嗑牙，想像兩人對決場面，劍刀勝負約在四六之數，不過這類猜測頂多流傳於市井，要真在兩人面前提起，恐怕幾個腦袋都不夠用。

「阿勳，你可真幸運啊！多少人排隊想拜進這四海武館，都被擋在這百斤石獅前啊！」小峻拍著阿勳的背，打從內心為他高興。

「是啊！該是累積夠多前人的破壞，輪到我時才能剛好擊碎。」阿勳淺笑著，彷彿一切原因真的是幸運。殊不知為了怕被看破自己身懷武藝，半夜裡一襲黑衣潛入，連運巧勁讓石獅內部崩壞，翌日清早便來登門拜師，方能做到天衣無縫。

「哪像我，怎麼可能有這般打壞石獅的力氣，只好讓爹捐個銀錢讓我擠個窄門進來。」小峻氣餒的樣子，著實令人同情。

原來四海武館收徒向來有兩個門道，家世貧苦的人家想入門習武，得看天資，僅僅一掌機會轟向石獅，若獅身撼動，甚或些許毀損，便有機會被挑入三級武堂，若被認定更有資質，也不是沒人一人門就被挑入二級武堂的。至於一級武堂可就不是說進就進的，一級武堂要經過嚴格審核，武藝、人品缺

一不可，畢竟一級武堂裡，館主偶爾會親臨指導，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啊！

至於身子骨沒那麼好的，四海武館也為富家子弟開了個方便之門，畢竟武館除了優秀弟子傳承之外，生活總是要顧的，收些沒有資質的子弟，滿足他們成為高手的幻想，束脩貴些也挺合理的。富家子弟統一收編在三級武堂，美其名為一視同仁，但以這些養尊處優慣了的根骨，怕是終其一身得在三級武堂裡打滾，不若那些倚靠自身實力「打」進門的弟子，只要讓館裡武師瞧得上眼，是個習武的材料，總有踏進二級武堂，甚或一級武堂的機會。

「不說了，加緊鍛鍊吧！周師傅、賀蘭師傅等等要過來觀看我們練習進度了，要是讓他們看到咱偷懶，可就吃不完兜著走囉！」要打斷小峻的抱怨，得搬出兩位師傅威名，畢竟這三級武堂裡，哪個弟子沒被兩位師傅訓斥過。小峻聞言立刻禁聲。

擺開架式，阿勳收斂心神，一樣從最根本的馬步做起，放眼這方牆圍數百尺的三級武堂，僅只一人紮著馬步。四海武館規模較之從前任一家武館都大上許多，然武學視野也相差不多，一個個貪快求功，從不把基礎功夫當回事。進入四海武館已經五個多月，每天跟這群酒囊飯袋堆在一塊練功，竟無人能看出他的認真進境與優異根骨，兩位師傅也只是把他當成氣力較大、耐力較足的普通弟子。阿勳有點心急，照這進度，萬一兩三年都沒有識貨的慧眼瞧向這，難不成自己還真把四海武館當家不成。

時近餉午，眾弟子練了一身汗水淋漓，眼巴巴望著兩位師傅提點，誰想今日賀蘭、周兩位師傅竟然沒到武堂，這可是從未發生之事。弟子們個個停了動作，細聲談論這怪異現象。

「周先生、賀蘭先生因為個人因素，已辭去武堂師傅之職，準備回鄉依親。我會稟明館主此事，近日內盡速聘請合適師傅來教導大家，請大家切莫心慌。」武堂上方副館主親自向大家解說，下方弟子面面相覷，事情來得突然，沒有人知道該如何面對。

這副館主說畢逕自朝武堂外走去，或許是因為事務繁多，眉頭深鎖不展，才走了幾步，已然嘆了好幾口氣，光看背影好似老了幾歲。

眾人眼看今日已無師傅指導，急忙扯下武具，便欲用膳。不一會兒，滿地凌亂的防具、武器，三五個人趕緊步入武堂收拾，不多久便把方才還整地紛雜的武堂給收拾乾淨，但見武堂角落上又一人，下人們小心翼翼詢問是否還要練習，阿勳歉笑回道自己收拾便可。

午膳完畢，小峻立刻衝向阿勳房間，見阿勳已然坐在房裡，立刻拉著他悄聲說話。「你知道嗎？剛剛整個膳廳都在傳一個消息。要是我說出來，鐵定會嚇著你。你猜怎麼著？」小峻脹紅著臉，雙手緊抓阿勳，又是激動，又是興奮。「什麼消息啊？該不會是周師傅和賀蘭師傅的事……」阿勳淡定的語氣像是一盆冷水，往小峻熱烈的表情澆下。小峻表情一轉，除了激動，更多了疑惑。「你怎麼知道與兩位師傅有關的？喔！我知道了，剛剛你有去用膳，已經聽大家說過了把！」我方才沒去膳廳，只是今日裡除了兩位師傅的事透著詭異之外，還能往哪個方向猜啊？」阿勳一臉無奈表示。發現自己誤會他人之後，小峻只是簡單表示抱歉，接著吸了口氣，像是宣布什麼大事。

「聽說……聽說賀蘭先生和周先生不是因為要回鄉依親兒辭去武師的。」小峻語氣中帶著興奮，看來私底下道人長短這回事，不僅是婦道人家喜愛，逮著機會，五尺男兒一樣說得天花亂墜。

「嗯，我聽著呢！你倒說說兩位師傅辭去武師的真正理由是什麼？」雖然心中不願，但要是再這麼冷淡態度，怕小峻壞了說閒事的興趣，自己就沒知道真相的機會了，阿勳只好假裝興致勃勃。

「我說了你可不要吃驚大叫啊！這周師傅、賀蘭師傅真正離開的原因……是因為昨兒個夜裡被人打折了手骨，兩人覺得無顏再待在這四海武館，所以才向副館主提出返鄉依親的。」說完喘了口氣，小峻期待的望著阿勳表情。

「你說什麼！」過度驚訝的阿勳大聲反問。

「你小聲點，我說的消息可信度很高，聽負責今早送菜進館裡的下人說，兩位師傅的用刀之手都給包紮緊實，臉色白得像紙，副館主百般慰留，他們還是決定離開，連包袱都沒收拾。」小峻邊說邊比劃，感覺上好似他才是那個親眼所見的人。

聽完令人震撼的消息後，阿勳靜默不語，看在小峻眼中覺得自討沒趣，也就停了這個話題。

夜深人靜，阿勳在黑暗中換上整套緊身夜行衣，整個身體包得嚴實，只留一雙眼觀看事物。微微靠著窗沿隙縫往外查勘，確定沒有人經過，將窗斜拉一窄僅容身的空間，擰身竄入房外黑暗之中，飛身跳離四海武館之初，還得小心回看四周，待離武館越遠，阿勳才開始放身疾奔，要是有人夜裡看到這樣快速的身影，恐怕會以為看到了鬼魅之類。

穢區深處寺廟正殿，如豆般燈火置於中央，火光不過才晃動那麼一下，穆雲便即從內房竄出。「哥，你回來啦！我就猜到今晚你會回來。」正殿裡站著的正是穆雲的哥哥，只是前一刻他還叫阿勳。

「先幫哥修補一下面容，這回拖得久，要是再過數日我找不到機會回來，非得露餡不可。」穆鋒將面罩摘下。

「哥，你稍等一下，我添點燈油。」轉身添好燈油，順道將燈芯略為拉長，整個正殿瞬間亮了起來。沒等哥哥坐穩，穆雲熟練操作手中銀針，穿插藥水敷點，落手精準，就算穆鋒身形尚未完全停止，也不見絲毫錯誤。穆鋒眼神中興起些許詫異，這等易容操作手法，竟與刀式劍法隱隱吻合，穆鋒自問，要是自己學習娘親這細微手藝，恐怕在精準與細節方面，遠遠不如弟弟。

「雲，哥跟你說，這四海武館武藝我尚未發現有何驚人，倒是規矩忒多，哥哥在三級武堂待了五個月，那兩個乾領錢財不做事的老傢伙，竟然從沒看出我的資質與身旁廢物差距有多大。」回到了最親的人身邊，穆鋒放鬆了下來，終於說出內心真正話語。

「那怎麼辦？哥，那還要多久你才能學到館主他伯父的武功？」手下未停的穆雲，嘴裡盡是擔心。

「這點你放心，哥昨晚喬裝去收拾這兩個老傢伙了，沒有能力的人還是告老還鄉去好了，哥哥我斷了他們兩人手骨，讓他們沒臉待在武館，館裡自然會派另外有能力的人來當武師。」穆雲聽著哥哥埋怨說著，一切是如此理所當然，聽得他心驚肉跳、哥哥何時變得那麼冷血、殘忍了？

「哥……之前你不是都只重擊他們脈門，打落他們武器，要他們知難而退而已嗎？現在……」穆雲只

問得出口前半，對於現在的改變，他不敢直說，他怕哥哥生氣。

「嚶，覺得哥哥殘忍嗎？哥哥要不是打斷他們手骨，只是擊落他們武器，他們可能就不會離開，要是他們倆個一直在三級武堂待下去，哥哥怕是永無出頭那一日了。」將自己的理由放大，永遠是合理化錯誤最好的方式。

「嚶，我知道。那麼哥哥你要快點進入一級武堂，快點學會最強的功夫，因為這是最後一間武館了喔！」穆嚶手上動作不知何時早已停下，幾乎是哀求方式對著哥哥說。

「嚶，最後一間武館。哥哥知道，不會太久的。」堅毅的眼神在夜裡，顯得特別明亮。

第五章 神秘武師

翌日清晨，綿綿細雨從天未亮便開始，武堂僅有少數放置武器之處能遮陽蔽雨，是以凡遇到過大雨勢，武堂弟子便會自動歇息一日，反正那武師亦從來不喜淋濕身體，當日就算去了也只能自己練習。

這樣綿綿的細雨，是阿勳特別喜愛的，三級武堂裡亟思上進的人不多，就像今日，連這等僅會沾濕臉髮的雨絲，竟也逼得弟子早膳後便躲在房中不出。武堂裡空蕩蕩的，平日裡人多，沒法像今日阿勳能任意拿取各色武器演練。

身兼各家之長，然在眾人面前卻不得不隱藏自己，趁著無人時刻，怎能不使個盡興。雖無對手，但七年來武館的歷練，依舊足以讓他練個欲罷不能，收招之際，全身蒸騰，分不清是體溫蒸散雨水或汗水。

「好！」一聲渾厚讚賞從門外傳來，副館主身旁站立一人，著一身青衫，身形適中，滿頭斑白，唯兩側太陽穴高高鼓起，想來剛剛這一聲好出於他口。

邊看向阿勳邊走進武堂，此刻副館主反倒走在此人身後。

「要糟！剛剛練功過於忘形，竟沒發現有人在門外觀看，能隱於門後不讓我發現，此人是個高手，只不知他究竟何時而來？看了幾分？」阿勳此刻心事百轉千折，由於不知來人是誰，僅能先行拜見副館主。

「你是三級武堂弟子，告訴你，這位是……」副館主躬身指向身旁。

「我是武館新來武師。」青衣老者隨即打斷副館主話語，邊說話眼神卻沒離開過阿勳。

阿勳心細如髮絲，怎麼可能瞧不出這副館主身邊的人有門道，只是光是初見印象無法判斷。阿勳藉由拜見的動作，眼角餘光瞄向青衣老者。老者神氣內斂，光看外表不容易猜測年齡，僅能由滿頭白髮目測約五十上下。阿勳不禁疑惑，照說臉頰兩側滿漲的太陽穴，以及銳利如刀的一雙眸子，此人必定為武林高手無誤，然既身負高深武學，泰半能維持一定外貌與身形，此人滿頭白髮不說，皺紋佈滿臉身，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兩個空蕩蕩的衣袖，今日雖因落雨令衣物黏貼較緊，但微微吹過的風，仍讓阿勳看到衣袖裡空無一物。

莫非此位自稱新來武師的老者，是個沒有雙手的殘疾者？

強壓心中驚異，但想來對方目光如電，定已看出自己不敬。阿勳心念至此，加上擔心對方看破自己帶藝拜師，一身冷汗直流。

「你是三級武堂弟子，叫什麼名字？」青衣老者就像什麼都沒看到般閒話問著。

「弟子懋勳，您叫我阿勳即可。」阿勳不敢多說，只盼對方真的沒看穿什麼。

「副館主，方便跟你要個人嗎？我看這孩子不錯，待在三級武堂是委屈了點，要不今日就破例提升了他吧！」老者轉身向副館主說著。

「那能有什麼問題，您老的眼光當然不會有錯，這孩子素來勤奮，您看這下雨的天氣，他還認真練習，光是這份勤奮就足以讓他進入二級武堂了。」副館主堆著笑，彷彿他早就知道阿勳是個努力的弟子。

「呵～副館主誤會了，我這是要帶他去一級武堂跟我練習。」

「這……這……您老的決定，我當然不敢違背，只是這人一級武堂的規矩可要考核武藝、人品的，要是館主問起，我恐怕不好交待啊！」副館主一臉為難。

僅是聽到幾句對話，阿勳已然心驚膽跳，副館主身分僅次於館主，在這四海武館裡可謂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但觀兩人對話內容與態度，此青衣老者身分明明高過副館主，可他偏偏不是館主，畢竟館主雖然神龍見首不見尾，進館五月餘，還是遠遠看過幾次。更何況館主年輕力盛，一手昇平刀法頗負盛名，怎樣也不可能是個雙手已殘的老者才對。

「我也不好讓副館主你難做人，要是館主問起，你就跟館主說是我決定，人品武藝考核部分，我會邊教他邊看的，副館主意下如何？」副館主給的軟釘子，青衣老者巧妙丟回，礙著不能得罪的身分，副館主也只能點頭答應。

「你叫阿勳是吧！阿勳，你跟著我來，生活用品一級武館裡有的是，若有啥私人物品的，你再找時間回來收拾吧！」說罷轉身就走，絲毫沒給人考慮空間。

阿勳一路跟隨老者，心中疑問卻不敢提出。沿途偶遇館裡武師，對老者也僅是拱手致意，並無特別崇敬，這讓阿勳對老者身分更加好奇，莫非此老者是館主在外新延聘的高手？或許是館主為人惜才，特別交待副館主以禮待之，但為何館主要聘請這雙手殘疾的老頭當武師呢？他真有令館主以禮待之的價

值嗎？心中疑惑越來越多，短短路程簡直是種折磨。

「隨機應變吧！看來想再多也沒有用，至少已經脫離僵化的困境，怎麼說也不算毫無進展。」阿勳心裡安慰自己，緊繃的情緒終於放鬆下來。

所謂的一級武堂，其實不大，集中演武的場地比之三級武堂要小得多。不同的是一級武堂邊，有著一間間敬武房，畢竟入了一級武堂後，多了個別求教的機會，高深的武學總不能像市場叫賣，一個人教，其他人圍著看吧！

阿勳跟著青衣老者直接進入其中一間敬武房，入房後阿勳恭謹站在老者身後，而老者自進房後就背對著阿勳，翹首向上，一言不發。

壓力來自於未知，對於眼前狀況一無所知的阿勳，心中一直承受莫名壓力，而刻意保持的沉默，更是足以殺人的利器，好幾次阿勳想直接開口詢問，卻又怕一時的衝動壞了大事，只好忍著空氣裡令人窒息的鬱悶，繼續不動的警醒。

「我只給你一次的機會，你可以選擇什麼都不說，然後回頭走出武館，從此與四海武館再無瓜葛；也可以選擇與我說清楚一切緣由。不過我不保證聽了你的事後幫你保密，也不保證聽完你的事後會決定如何做；要是你有把握，甚至你可以選擇直接和我動武，斷絕一切意外……不過你要是選擇說清楚，就得考慮說謊的後果，可要有承擔的覺悟。」青衣老者依舊沒有轉身，說出一席話後仍是翹首等著。阿勳內心交戰，應該說穆鋒內心交戰，原本以為的隨機應變，誰知道突然就要做出如此巨大而莫測的決定。面對未知狀況已經夠慘，還要在不知道底牌與籌碼狀況下選擇翻牌或放棄，老者的身影看不出任何頭緒，完全無法提供自己任何有利的依據。他不知道對方給他多少時間考慮，不過想來不會太久，人生中至關緊要的事竟然要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決定，阿勳用力思考著，連牙齦都咬到出血。

「啪！」一聲，穆鋒跪在地上。「晚輩……」

「起來說，說完前你不欠我什麼，站著說就好。」聲音中不帶感情卻果決。

「晚輩本名穆鋒，化名懋勳進入四海武館習武，由於仇家武功高強，眼線繁多，七年來每到一處習武，總望在時限內盡得全力習得最強武藝，盼能在日後得以和仇家周旋。」穆鋒跪向老者，娓娓道來。

眼看青衣老者對方才自己說話毫無反應，牙一咬繼續說道「晚輩此舉實非萬不得已……家母棉劍林靜娘，被不肖之徒偷襲致死，晚輩為報母仇，才想習得高強武藝報仇。」話說到此，青衣老者「咦！」了一聲，身形動了一下，隨即側身怒斥「若你娘是棉劍，你爹豈不是雷霆劍穆霄平！要報仇哪能輪得到你。更何況靜娘十九路均霽劍式，要老夫相信有宵小能偷襲得成，簡直荒謬至極。你個小子到底是誰，扯謊也不打草稿，說出此等謊話。」

「請前輩息怒，晚輩豈敢胡亂毀壞母親之名，實是……實是……實是那宵小之徒正是穆霄平，那惡賊為了成就自己天下第一虛名，竟爾偷襲娘親，娘親一時反應不及，加上顧念舍弟與我年幼，慘死在我面前……」說到後來，穆鋒已然聲淚俱下。

「繼續說。」老者已然在瞬間回復情緒，看來對穆鋒之言已非全然不信。

「那惡賊殺我娘親，我與他早已恩斷情絕。帶上弟弟連年東躲西藏，那惡賊假意照顧，實則追殺嚴密，我與弟弟經年由汴洲至洛洲，最後行至長安，安置好弟弟後，進入武館習武。」穆鋒說著，情緒漸漸平復。

「要報仇，靜娘的劍法幾可謂天下無雙，何需你向外求藝？」老者疑心又起。

「那惡賊就是以劍刺殺娘親，我恨他已亟，怎能再學劍式？更何況他一心想以劍式稱霸江湖，我偏要以刀破之，讓他幻夢無法得逞。」穆鋒越說越恨，說到後來眼角盡是惡狠。

老者靜靜聽著，咀嚼眼前之人話中真假，思索片刻，突然如電般跳起。眼神凌厲望向穆鋒。「七

年……七年來幾家武館相繼出現拜師棄師惡徒，莫非是你？你是……奪魄？」

「是，此事晚輩無可辯駁。」拜師棄師此等惡行遲早被發現，穆鋒認了個乾脆。

兩人之間又陷入了沉默，雖說自己隱瞞身分之事尚屬情有可原，但習完武藝便與授藝恩師交手，更令人不忍的，是以師父所教武功挑戰，勝利之後棄師而去，此舉等於宣誓該武館無人，顏面盡失事小，日後叫這些武館如何能招攬生意與弟子，這不等於斷人生路嗎？該怪自己幾年來心中只放得下仇恨；眼中只看得到勝負，所以行事只求結果，絲毫不顧他人想法，想及此處，穆鋒頭低到不敢抬起，面對沉默也無法為自己解釋什麼。

「晚輩自知行為難得原諒，就此離開，不再踏進四海武館一步，不求前輩原諒，只懇請前輩看在晚輩身負血海深仇的份上，莫將此事張揚。」說畢朝老者拱手一拜，抽身便欲開門離開武房。

「懨懨，我准你走了嗎？」好不容易下的決定，又被老者一句話給擋了下來。

穆鋒思緒已亂，分不清這不明身分的長者究竟想做什麼？

「懨懨，老夫問你，你想報仇嗎？」老者到了此刻終於轉了身過來。

「這是當然，七年來我無時無刻想著，否則我又為了什麼日夜苦練。」穆鋒激動說著。

「那麼你離開這之後，還有更好的習武對象能助你嗎？」老者若有所思地看著穆鋒。

穆鋒方才冷靜下來，從老者話裡推敲他的意思。「他明明已知我真實身分，現下卻仍以我在四海武館的化名稱之，分明是有意幫我隱瞞，莫非他想助我大仇得報？」穆鋒本就聰敏，方才只是遇事突然，話停思考之後便已知道老者心思。

「感謝前輩，前輩大恩無以回報。」說完便跪下叩首。

「總算有個玲瓏心竅。不過你還叫我前輩嗎？」老者步向房內座椅。

「徒兒穆鋒拜見師父。」穆鋒喜不自勝，七年來拜師多次，到此次才算真心的笑。

第六章 刀魔悲歌

「陸老弟，這約戰你非去不可嗎？」說話者淡青色袍身已洗至灰中褪白，一頭亂草隨意盤起，半截枯枝當成髮髻。口中雖為詢問？然可從語氣中聽出擔心。

「非去不可。江湖中人素重承諾，此約早在三年之前約定，我若不去，一世英名豈不付諸東流。」答話者聲若響雷，一身肌肉糾結。

「可三年前你可不知如今狀況啊！一年來，你的刀氣行經走脈，刀法越強，身體越無法承受刀氣流竄，要是你早遇上我，暫停刀法練習，以貧道純陽無極功導引之法宣洩，或許還能保住你的筋脈。」老者盤座蒲團，話語之中難掩惋惜。

「清虛道長，承您之情，你我並無師徒名分，卻傳我純陽無極內功，至少讓我護住了心脈，此恩難以回報，我怎敢貪求。」壯碩刀者說完朝清虛道長拱手表達謝意。

「我清虛觀從不看重世間名實，只問因果緣分，你與我有緣，加上你雖名為刀魔，然行事做人公正不阿、重俠重義，我不過一方道觀閒雲，助你不需掛懷。只是陸老弟，你強行封住的刀氣，就算是貧道，也無法預測你能不能撐到約戰那日啊！」

「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想我陸逐一生用刀竟受制於刀，真乃諷刺。此戰過後，無論勝負，我將封刀於清虛觀，屆時倒要煩勞道長收留。」刀魔真名少有人知，除卻家人，大概僅有清虛了。

.....

「師父，您的最後一戰到底是跟誰打啊？最後是贏了？還是輸了呢？」穆鋒好奇問著一連串問題，剛剛忍不住關心起師父雙臂殘疾，師父便說起這段往事。

「是誰？以你的聰明，會猜不到嗎？」師父笑著看他，好似他問了個最愚蠢的問題。

穆鋒臉色驟變，因為他已經想到師父的對手是誰，也唯有他會讓穆鋒嘴裡不願提起。

「沒錯，是他。想來也沒什好訝異的，劍界屬他第一，刀界該我無敵，想要分個高下再正常不過。更何況由你口中所說，他既是如此汲汲於名利之徒，以他武林盟主名頭，自是不能容我。」這些內容聽在穆鋒耳中實是百感交集，自己生父是如此性格，偏生自己不但無從反駁，反倒想加油添醋一番，但畢竟自己出自於他，怎麼想都深感羞愧。

「那麼後來呢？後來你們打得如何？」為避免自己陷入尷尬，乾脆纏著師父繼續說下去。

「師父要是說自己打贏了你爹，你相信嗎？」師父饒富意味看著穆鋒。

「當然相信啊！只是……只是師父，為何你的手……」穆鋒心裡當然千百個願意是師父能贏，但看師父失去的雙手，事情恐怕不如自己所願。

「小滑頭，我就知道你不相信。」師父聽到答案反倒笑個開懷。

穆鋒摸了摸頭，默認了自己的猜測。

「嚴格說來，當年師父並不算輸了。」才說完這句話，師父彷彿陷入回憶般，許久說不出話。

.....

「陸兄，你我刀劍終於要見真章，這場決鬥可讓在下盼了幾年。」穆霄平一身白衣隨風飄動，手中緊握之劍，劍身無法完全緊密貼緊劍鞘，雷殞不愧為武林七銳，劍未拔出，與劍鞘互相撞擊的響聲已然傳出，這把劍果然與主人一般，急著昭告世人自己的強悍。

刀魔陸逐看向一旁，三位衣著華麗劍者佇立一隅。「盟主倒是有心，刀劍之決連見證都準備好了。」

以陸逐能為倒不是怕了對方以多欺少，而是對穆霄平明明要求此場決鬥為私下切磋，勝負僅止於現場。現下帶了數人前來，該是對自己無比自信。

「陸兄切莫誤會，本來我只是一人一劍前來，豈料前晚與三位摯友對飲盡興，醉酒昏沉之際，竟嘴快說出今日之決，三位摯友久慕陸兄絕藝，纏著在下非得跟來。陸兄放心，今日無論勝負，結果絕不外傳。」穆霄平生就是一張誠懇至極之臉，可偏生陸逐多看世故，就是能感到他話語中的自信。

「也罷，雖說我今日一人前來，但決鬥之事，我亦說與一位朋友知情，但請盟主放心，此友清虛道長定會遵守此約，不將此戰結果告人。」陸逐心中不忿，故口裡也不想弱了聲勢。

穆霄平神情一變，舉劍胸前。「陸兄請賜教。」

陸逐殘豔刀本插立石上，此時雙手凝勁一推一放，原本插放殘豔的巨石瞬間崩裂，刀身三尺，重四十斤，然陸逐手勁驚人，單手即可揮灑自如，飛濺起的小石子碰撞刀身血溝，紅色火星彷彿在在刀身跳躍。

只從傳聞中知曉刀魔招式的穆霄平，近身感受威猛刀勢之後，臉上藏不住驚訝，隨即雷殞出鞘，伴隨追風破雷劍，雷殞風雷之聲大作，一時間與刀魔之威分庭抗禮。

一旁華服三位劍者登時退了兩步，原本的輕蔑之心消逝。這場刀劍之決沒有白來，原本受邀見證盟主的勝利，萬沒想到對決的本身會如此精采。三人對視後，先後運功抵禦雙方散發出的氣場，重整心境，見證真正天下第一的誕生。

衡山原稱天柱山，山勢在五嶽中最為和緩，兼以亂石紛雜，少有人將此地定為高下之所。劍為百器之帥，勢走靈巧遊龍，雙刃與劍尖皆具傷敵之功，練劍者之輕身功夫必不可減；刀為百兵之膽，砍劈擋削起落間，刀背無刃卻厚實沉穩，持刀者定身功夫絕不能少。若依此說來，此間地形對穆霄平較為有利，然若要陸逐為此不平，卻又顯得小家子氣了。

劍式追風，果如其名，風聲未至，劍尖已然遞置身前，七八步的距離彷彿不存在似的，看來穆霄平除卻劍法之外，輕功亦足以躋身武林頂尖。

「叮」一聲，細微碰撞聲一觸即離，陸逐藝高膽大，竟以刀尖直對劍尖，要知刀與劍較之不知沉重幾倍，要以相同速度碰撞，難度自然大上許多，看來陸逐此舉立威成分居多，他要對手知曉，即便你劍法輕靈，在速度方面亦討不了好。

劍刀交擊後隨即分開，此招試探之意明顯。而後足尖一踏，翻身連續刺出，劍在空中舞成花雨，陸逐仍是下盤不動，只是刀勢更快，金鐵鳴聲不絕於耳。

「十七劍。」「錯，是二十一劍。」「你們都錯了，是二十三劍。」華服劍者三人爭論穆霄平到底一招出了幾劍。

劍式一老，又飛身退回。連續試探的虛招，華麗有餘，對於勝負卻無甚影響。

「好！一招之間連出四十一劍，盟主果然技藝高絕。但要我說，此劍連出三十七正是劍意最盛，這後面四劍倒顯多餘。」陸逐全身刀氣佈滿，衣襟整個膨脹如風鼓動。

炫耀式的劍式被人看穿，穆霄平臉上一陣紅。「我倒要看看，你能定身接我劍招到幾時？」雷殞劍身一抖，聲若悶雷，縱身一躍，八方殘影由八個方向或刺、或揮、或擊，目標都只對著那令人憤怒的對象。

陸逐此刻再也不敢托大，本來定著不動的下盤，此時緩步踏動，看似無章的步法，竟在地面踏出一個圓形，回擊追風破雷劍式的刀，也不再只是刀尖，刀身、刀背與劍的碰撞，讓雷殞劍的悶雷聲變了聲調，如傾盆大雨時伴隨的雷響不絕於耳，此刻在場眾人終於親眼目睹雷霆劍來由。

追風破雷劍難纏之處，在於連劍之人劍意不斷，手中之劍式便能連接成招，初學此劍時，穆霄平還曾埋怨此劍招式過簡，僅僅八式劍法，算不得什麼上乘武學，而後浸淫日久，方才體會傳他劍招之人用心之深。

八式追風破雷連環不絕，而劍招中央的刀魔也從來不曾弱了聲勢，殘豔刀本就厚實，與雷殞激烈碰觸，自會生出些許火花，而場上鬥技破壞的地形多半是碎石，煙塵碎石漫天，也增添幾多變數，一時

間除了雷聲大作之外，殘豔揮舞成了一面火網，逼得雷殞不能再前。

「退！」華服三人再也無法承受刀劍之氣，一聲退之後三人退後足有四、五丈遠，看來想見證此戰，沒有點本事還無能做到。

此戰由日正當中開始，到了眼前已是斜陽欲落，兩人皆戰意十足，表面上旗鼓相當，但心知肚明，彼此都無法撐過多久了。

穆霄平盟主之位後，少有如此激烈比拚，每次決鬥，總在數招間完結，就算多使了幾招，目的也僅在炫耀，此次劇烈拼鬥絕無僅有，消耗如斯之大，只苦於不甘認輸罷了，依照這般態勢，不出一刻自己定要力竭。

陸逐更是苦不堪言，壓制許久的刀氣，因為此場決鬥整個釋放，刀氣傷人可不分彼此，全身筋脈骨骼，正被無盡刀氣割扯，要不是一年來苦修純陽無極功，根本撐不到這個時候。

雷殞雖是當世七銳，但對方手上殘豔亦不遑多讓，對陣多時，劍身竟隱約出現哀鳴之聲，穆霄平習劍已久，當然聽過名鋒有靈之說，但聽便聽了，神怪之說從不放在心上，激戰此時聽見武器悲鳴，怎能不心驚膽跳。

不能再延，穆霄平當下做出決定，縛於身側劍鞘斜擲而出，提氣縱身，單腳觸及劍鞘後，借力再上，登時穆霄平躍上空中已有丈餘，劍式急轉而下，此刻勝負在即，分出多餘力氣再出花招已是多餘，八招劍式於一瞬完成，劍尖、劍意全朝下方一人。

刀身不再與劍碰擊，陸逐並未鬆懈，眼看對手凌空而上，該是最後殺著，殘豔向上一拋，沉聲再提刀意，豁盡全力面對上方無盡攻勢，最後一擊，被釋放的刀氣將地面裁切無數刀痕。

刀氣盈身，舉臂欲接殘豔之際，雙臂血箭噴射，筋脈、骨骼隨溢散的刀氣整個切斷，一時間碎肉、鮮血、骨屑四散，兩腕小半前臂血肉模糊，然刀氣仍未歇止，一路上衝儼然要吞噬整條手臂，甚至整個人。更為要命的事還不僅僅於此，上方八式歸一的劍招並無停下跡象，刀魔整顆心倏然收縮，死亡感

受逼在面前，只能閉眼等死。

……
穆鋒聽得人神，絲毫沒注意到師父已停下話語望著他。直至師父以袖撫去穆鋒眼角淚跡，這才驚覺自己失態，回神道歉連連。

「原來這孩子這般心軟，當初為學武打折兩位武師手骨，以為他為目的不擇手段，看來之前倒是誤會了他，年紀小小就要背負人倫大仇，也怪不得他會行事偏激些。」陸逐想及此處，對這徒兒寬容漸多，心中暗暗告訴自己，未來總要多助他些。

「師父，那時候您的手……如此悽慘，惡賊怎肯饒過您？到底後來怎樣了呢？」終歸是個孩子，好奇心性還是有的，穆鋒還沒聽到關鍵地方，當然緊緊追問。

「嗯！當時師父也以為自己死期已至，難逃生天。」陸逐看看自己空蕩蕩的雙臂，雖時日已久，缺依稀還能感受那場死鬥的劇痛。

……
穆霄平由上而下發出最後絕式，去勢雖快，但仍目睹下方刀魔慘狀，此刻收劍已然算勝，但一方面劍意已發，此刻強行散去，必定對日後行功造成隱患；另一方面兩人對決如此慘烈，若現在收手，萬一事後刀魔堅不認敗，自己貴為盟主，總不能逼他承認，不如假借劍式難收，當場要了刀魔性命。反正華服三劍者也目睹此等狀況，死者亦不能辯說，要真有人問起，當然還是自己說了算。心念瞬定，穆霄平劍去更猛，誓要對手命絕當場。

「劍下留情！」聲如晨之鐘響，不知從何處傳來的求情聲音，讓刀魔睜開雙眼，也讓穆霄平心驚來者功力純厚。

一股無形氣勁在陸逐身邊快速成形，挾帶颶風猛雷的雷殞劍距離已不足兩尺，卻在氣勁引導下由點散

成圓，最後終至潰散不能成招。

被強迫結束的決鬥旁，穆霄平喘著氣望向突然侵入的第三者，只見一衣履闌珊、蓬頭垢面的灰衣老者迅指連點，陸逐身上刀氣竟瀰暫息。陸逐依老者之言，頹然坐下閉目運氣。

灰衣老者這才轉過身來，抱拳躬身道「感謝盟主手下留情，貧道清虛，本不該插手雙方決鬥，然陸逐兄弟與我有緣，久受刀勁纏身之苦，貧道放心不下，果然災厄成真，為免憾事，不得已出手干擾，但盼盟主大量海涵，切勿見怪。」灰衣老者說話軟中帶實，表面敬意十足，實則維護陸逐之心昭然。

「道長見笑了，剛剛要不是道長功力純厚，我就要誤傷陸兄了。道長助我免除憾事，穆某豈有責怪之理。」穆霄平陪著笑，才見到自己最後絕式被人輕易瓦解，怎敢對來人之言有所異議，不如做個順水人情，說不得日後還能因此討個好處。

「好說，好說。要是盟主無其他事，貧道便帶陸兄回觀裡療傷休養，就此告辭。」清虛真人腳底一踏，四十斤殘豔彈起，隨意縛在腰側，而後一蹲一立間，陸逐已然在他後背，屈膝彈縱之際，竟已十丈有餘。

看著邈邈道士帶走刀魔，華服三人急忙跑來。「盟主，您就這樣任由他做決定？這樣帶走人啊？」三人離得稍遠，但事情經過沒少看到。

「哼！帶走也是廢人。可這牛鼻子不簡單，現下我非他對手，但遲早有一天我會找他的。」穆霄平對著他們離去的方向冷冷笑著。

第七章 初窺清虛

「師父，您什麼時候要教我刀法？我等著學好你的刀法去幫您報仇？」穆鋒說得義憤填膺。

「誰說我要教你刀法了啊？」陸逐戲謔地反問。

「莫非……莫非師父還是不肯信任徒兒？」穆鋒整個人像是洩了氣。

陸逐伸手輕輕敲了穆鋒的頭，說道「笨徒弟，師父怎麼會不相信你，這種話以後不可再說。」

「那麼您為什麼不肯教我刀法呢？」穆鋒心理疑問仍舊沒有得到回答。

「你學師父的刀，只會步上師父後塵，當時師父便是因為從你身上看到為師的影子，所以才逼著你吐實，這都是為了你好啊！」

「感謝師父！不過師父，您不教我刀法，我怎麼打敗那惡賊啊！」穆鋒一直無法得到答案，簡直快要急死了。

陸逐笑而不答，因為他實在不相信如此聰慧的徒弟，竟會想不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穆鋒搔著頭想，不過一會兒時間，靈光一現，笑著大喊「我知道了！師父，我知道了。」

陸逐笑著，說「喔！你倒說說看，你知道了什麼？」

「師父要教我牛鼻子的武功，不！不！不！是清虛真人的純陽無極功。」穆鋒興奮地又叫又跳。

「對，也不對。」喜歡搞神祕的師父又給了穆鋒滿頭疑問。

煙，最是能感受眾人心思。尤以密不透風之室最是顯著。若一方氣勢洶洶，煙塵便會紛紛躲避，反之如一人謙沖自牧，清煙則欲親近，甚或繚繞不絕。是以自古凡遇膠著未明之態，有心之人總會燃上一

柱清香，令大家提神醒腦有之，心思細膩些的，總能觀煙流向，判斷人我分際如何拿捏。

三人坐於禪室已一時辰有餘，早課至此早該結束，然受邀入室兩師徒亦不敢警擾。為避人耳目，陸逐摸黑即領徒兒星夜趕來，天方未亮，清虛真人卻早早於禪室晨課，帶兩人入禪室之觀內小道，輕手躡腳開門導引，只道觀主交待，其餘並不多說。

室內一爐清香，味極淡，而入鼻腔之際彷彿有靈活物般，直竄腦門，接著四肢百骸猶千絲懸線，氣舒暢，人通態。穆鋒不敢無禮直視，然入內已久，僅靠眼角餘光便了然於胸，這外表邋邋道人，是讓他師徒二人感受好處。細煙裊裊，雖無甚行跡，細看仍能發現這爐煙香，泰半繚繞清虛身際，鼻息吐納間，無形輕煙竟是盡數入他口鼻，絲毫不見浪費。

穆鋒眼看輕煙一個勁兒往邋邋道士飄去，腦海裡一百萬個不服氣，小腹一縮，雙頰內凹，竟對着爐煙方向用力吸了起來。照說穆鋒如此盡力吸扯，室內縈繞煙絲理應全朝他的方位飄去，再不繼續能誘得些許白煙偏個方向，豈料白煙全然不理穆鋒，逃難似地加速奔向清虛。穆鋒抑制不住心底訝異，只差沒喊叫出來。

一旁師父見狀，連忙制止，以嘴型提醒徒兒別再胡鬧。不一會兒，清虛真人緩緩吐氣，眼睛隨之睜開。

「鋒兒，拜見清虛真人。」刀魔陸逐向身邊徒兒笑著。

「晚輩穆鋒，拜見清虛真人。」雖然心中納悶，穆鋒動作毫不遲疑。

「他就是你之前所提穆齊平與林靜娘之子？」邋邋道士並未瞧向穆鋒。

「是的，道長。這孩子便是那苦命人，一切都要麻煩道長成全了。」陸逐雖與清虛道長平輩論文，然禮數與恭敬狀態可不敢少。

「你叫穆鋒是嗎？」清虛終於看向穆鋒，淡然問到。

「啟稟前輩，晚輩確是穆鋒。敢問前輩可是七年前以純陽無極功震懾穆宵平那奸賊，挽救師父的清虛真人？」穆鋒嘴裡恭敬，可心裡老大不相信眼前不修邊幅的道士，武功竟還在刀魔師父之上？是以雖經師父介紹，卻仍忍不住想親自確認。

「呵呵呵！看來你師父的話一點不假，少年心性果然悶不住心事。」清虛一捻灰白鬚鬚，若有深意看着穆鋒。

「晚輩別無他意，只是前輩全身毫無威嚇氣勢，看不出沾染武林模樣，可偏偏師父曾說近日要帶晚輩參見的正是當年護住他性命之絕世高人，親眼見到前輩，一時驚異方才語出無禮，敬請前輩大人不計小人過，原諒則個。」穆鋒眼看自己闖了不小禍災，眼神不斷向師父討饒。誰料師父連眼睛都不往他方向。

「不會，不會，貧道一把年紀，怎會計較此等瑣事。不過這也驗證你師父所言另一件你的特質玲瓏心竅，善於觀人。」嘴裡不計較，可說出的話卻怎麼聽怎麼怪，明裡說的是好話，背地卻又搔着人心，摸不清對方是真不在意，或者僅是拐個彎教訓。

「清虛道兄，您就別戲弄小徒了。他的個性愚弟皆已告之，難不成道兄信不過在下識人之能？」陸逐對此徒兒莫名疼愛，終於也忍不住出聲解圍。

「呵呵呵！果然師徒同心啊！陸兄也莫怪貧道用語相激，咱的內功屬性你最熟悉，要是心裡老大不信，僅能習得皮毛事小，萬一走了偏路，走火入魔，助人不成反倒造就另個魔頭，那就是你我罪過了。」短短幾句話，由戲謔到嚴肅卻快得令人生畏。

聽完後面幾句近乎恐嚇的提醒，穆鋒一身冷汗直冒，雖然不能完全理解眼前這位看起來與高手沾不上邊的道長到底表達什麼，但總合而言絕非好事，是八九不離十的。穆鋒再不敢多言，心知言多不如話少，木納遠勝巧舌的真律。

陸逐微頷，便不再發一語。室中三人各有心思。頃刻最後一屢殘煙升起，三人皆盡閉眼凝思，吐息悠遠綿長，人雖三，想法卻無二致。只見輕煙竟陷入膠著平衡，死死凝在空氣不動，任一方都佔不了便宜。

僵持不過片刻，但見三人雙眼微閉，整間禪室竟彷彿無人一般，清煙原本就淡，飄凝空中無法持久，竟邈悄然散去。清煙一散，三人同時睜眼，有趣的是三人神色各異，穆鋒一臉喜悅隱藏不住，陸逐表情欣喜中難掩擔心，而清虛則一如既往，泰然自若，彷彿無事發生。

「陸兄，看來你這徒兒恐非池中物啊，僅是這悟性便在我我之上。」道長袍襟一動飄然而下，說完已推開室門。

「鋒兒，你知道為何習武之人多如牛毛，但卻少有自學而成之宗師嗎？」清虛和藹問著穆鋒。

「鋒兒猜想，多半是門派資源豐富，畢竟武功是門技藝，師徒相授進步較大，而同門內互相切磋，也能發現彼此缺點而改進；而自學者僅靠一人之力，無人教導招式，當然也缺人比劃，就算花的時間較長，效果遠遠不及進入門派中學習。」穆鋒曾幾進幾出各家武館，對於派門好處體驗不少。

「嗯，你說的也對，不過這是指一般人練功而言。比如你師父之刀法，就不是從門派而學，他的刀法出於實際爭鬥與自我鍛鍊居多。」

「原來師父這麼厲害啊！」穆鋒轉向陸逐說道「師父，鋒兒要好好向您學習。」陸逐微微一笑，便要穆鋒繼續聽下去。

「所謂武功，是指以身體或武器強大自己，或者與人搏擊之時採用的技巧。可以分為外功與內功，外功可以強身健骨，甚至肌肉皮膚皆可以經由各種訓練而增加強韌程度，而刀槍之類武器，搭配強韌體魄，可收加倍功效；然而內功則以氣導引，天地之氣與自身之氣皆成循環之理，順筋脈行全身周天大

小要穴，內功到了有所成，更可舒筋活脈、延年益壽。」清虛邊與穆鋒解說，順手拿起手邊拂塵往茶几輕拂而去，几上茶杯竟然旋飛向後，清虛手指輕拈，將水一飲而盡。

穆鋒看著覺得神奇，看來眼前道長的確有些門道。

「外功練到最強，不外乎像你師父那般，他一生以刀為傲，終其一生追求刀之巔峰，為練就刀法，貧道相信他必定吃了不少苦，方能以全身剛健身骨駕馭《殘豔》。」清虛此言無伴分虛假，但陸逐聽完非但不覺驕傲，反倒說聲「慚愧！」穆鋒實在不能理解。

「外功練到了陸兄這般盡頭，也算奇蹟一件，但接著缺點便慢慢浮現出來了。強行鍛鍊的外功，並無法化解刀氣餘勁，久了，甚或年紀大了，人的身體不是鐵做的，當然傷害也就跟著來了。就算不提餘勁傷害，人之身體總會老化，老化後的身骨，要如何駕馭刀槍此類武器呢？」陸逐並不否認清虛所言，因為他自己便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證。

「道長，您的意思是說，除了外功鍛鍊之外，也要修習內功，讓身體內外都能達到強韌，武功方能達到宗師境界嗎？」清虛說到這裡，穆鋒已然大致理解。

「外功可求於自身堅苦卓絕，可內功除了傳聞中可感天地造化之神人外，少有聽聞能夠自習，多半門派相傳，是以貧道說想以個人之力屹立江湖不易，實是源於內功之故。」

「鋒兒知道了，師父擔心他先傳我剛猛刀法，會讓我只苦練外功，所已請您先教我內功，讓我內外兼修，未來好成為武學宗師，名留江湖。」穆鋒俏皮說道。

「好不要臉的鋒兒，你還沒開始練習，便已想著自己成為宗師，難道你以為這內功、外功好練的

嗎？」陸逐也不是真生氣，只是他把自己一輩子的願望，寄託在穆鋒的身上，當然要萬般注意。

「道長，我們什麼時候開始練習。」穆鋒已經迫不及待。

清虛笑答「便從現在吧！」

陸逐看著穆鋒那股熱情，就好像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

第八章 生變

「哥哥的師父……不，陸師傅，您說哥哥現下已然消逝於世間？」穆雲頓感頭暈目眩，一個不穩便坐於地上，雙眼無神地看著突然來訪的陌生人。

「小兄弟，這個問題你已經問了不下十次了。老夫實在沒有欺騙你的必要。」你那懣懣哥哥，數月前確然已經消逝天地之間，絲毫不留。」來人雙手背負於後，並不急著解釋一切答案，只是用盡一切方法看著身前瘦弱的少年，以及方才他隱蔽身形所觀看到的意外。

.....

穆鋒自從上次一別，已逾三月，照說就算遇到再忙再難之事，他也會抽空回來探視一番，每晚穆雲不敢入睡，深怕錯過哥哥的任何消息。可一天天過去，哥哥整個人像是雨後曝日的地面水漬，突然消失了蹤跡。半月前穆雲終於忍不住，破壞了與哥哥的約定，非但離開了棲身的破廟，他還離開了穢區，偷偷摸摸在四海武館左近打探，三天來不論它用了什麼方式探聽，甚至使了點錢與人，喬裝平日送柴挑夫，在四海武館裡小心詢問，得到的答案像是集體說好了般：「懣懣離開武館已經二月餘，至於去哪？並沒有人知情。」

這個答案聽起來普通，然而聽進深知哥哥進入武館真正目的的穆雲耳中，猶如晴天霹靂。哥哥要是真安全離開武館，不會丟下自己不來的。唯一的可能是他的身分暴露，哥哥的武功雖高，但畢竟武館裡

武師、弟子無數，再加上那個神祕的高人一館主叔父，穆雲越想越是心寒，無論他朝哪個方向思考，都無法避免想到哥哥已然不測的可能。

幾日門外的流連與詢問，再小心也無法避開他人的懷疑，氣餒已極的穆雲只好返回破廟，抱持最後一絲希望，盼著哥哥僅是有事耽擱，說不定早已經回到破廟等著自己。

不過才離破廟三天，正火速趕回的穆雲，越接近往昔住所，越覺周圍氣氛不對，說不上是什麼感覺，只是一路行來，眾人目光都盯著他瞧，原本路人注視也不是什麼大不了之事，但穆雲就是覺得怪異。終於來到破廟之前，五六個衣著髒破，一臉猥瑣的高瘦大漢，圍在破廟門口競相往裡探。

此時穆雲終於想通方才說不出的氣氛為何？哥哥在的時候，這群人懼於哥哥威勢，別說不敢靠近破廟，連正眼都不敢朝他們兄弟看，現在竟然敢如此明目張膽，必是他們也發現哥哥許久未回。目前他們還不敢往裡走去，僅在門外張望，該是震懾於哥哥平日惡狠，要是他們知道哥哥可能遭遇不測，恐怕早就奪門瓜分內裡食物，說不得連這破廟都給強佔。穆雲心念及此，刻意放慢、放沉步伐，讓廟前大漢注意到自己。

「小兄弟，你回來啦！怎麼好久沒見你那大哥呢？」一出口就是毫不客氣的試探，看來這些人已有了解下手的準備。

「各位找我大哥有何事嗎？我剛與他分手，他還有事辦完就回，叫我先行回來。」穆雲不擅說謊，幾句話說得漏洞百出，只盼抬出哥哥能嚇退這幾人。

一陣哄堂笑聲響起，久居穢區的混混怎能被未經人事的嫩娃所欺，一群人越笑越張揚，再也不懼怕的走入破廟殿中，逕自四散搜刮起來。

「我哥哥等會就要回來，真的！你們別要這樣。」穆雲情急之下，邊衝進廟裡邊喊著。

「小兄弟，說謊這回事你得多練練，不過也不打緊，反正看來你那兇狠的大哥應該是不會回來了，多

吃點苦，餓個幾天，冷個幾回，這說謊的本事自然也就成了。」幾個大漢手裡沒停，搜刮著每個角落，嘴上更是極盡嘲笑之能。

「你們亂說、亂說……我哥哥會回來的……他一定會回來的……你們怎麼可以亂說……」把嘲笑聽進心裡的穆雲，觸動了心底恐懼，叫著、叫著，竟然哭了起來。

眾人不再理他，雙雙毒眼掃視破廟，其中一人往神案桌下一撈，一本冊子拿在手上，這群混混皆不識字，但想此冊藏得如此隱密，必定價值不斐，隨即揣入懷中。

「那個你不能拿，那是哥哥給我的詩集，他要我背熟的，你們不能拿。」穆雲想及哥哥，不顧自身安危便衝向前去搶奪。

「砰！」一聲撞擊，穆雲被用力推倒在地，原本貼身收藏的布包就這樣掉了出來。

「你最好不要再提你那個大哥，平日他是兇狠，可現在呢？我早就看他順眼了。」「咦！這包裹是什麼？看你藏得那麼小心，鐵定是寶貝。」眾大漢聽見有寶，顧不得原本手裡做的事情，幾個人搶成一團。

「又是一本書！小傢伙的寶貝怎麼都是書？真觸霉頭。」「還有一把劍……咋！這柄劍好生奇怪，怎麼是軟的？你們誰聽過劍是軟的嗎？」一群人把玩著詭異軟劍，劍身倒也不是真軟，只是劍鋒朝上之時，劍柄便無法支撐全劍重量，左搖右晃，劍尖彷彿靈蛇吐信，令人摸不清去向；然若劍身斜下，原本晃動不已的劍身，卻又直挺剛硬，整個劍柄透出寒芒。

「劍倒是沒見過，不過我敢肯定這絕對是把值錢的東西。」猥瑣大漢雖無明顯尊卑大小，但眾人對手拿軟劍這混混的眼光卻沒啥懷疑，猜想此人定是偷搶拐騙之事沒少做，才能練就一身看穿物品價值的賊眼。

「還給我！還給我……」原本癱坐在地上的穆雲還來不及檢查方才是否受傷，就又嘶喊著衝向眾人。

「那是我娘臨死之前留給我的東西，你們不可以拿走……求求你們……嗚……」聲音由大至小不過極短時間，想是威嚇無用，卻又擔心娘親遺物被奪，只好低聲哀求，甚而悲從中來。

「滾開吧你！到手的寶物休想本大爺會還你。」再次被無情推倒的穆雲，這回是真的傷得不輕，腳下踉蹌倒退了十餘步，一個重心不穩，額頭就這麼撞上殿中東南屋柱，鮮紅沿著腫塊經過眼角、鼻梁，直到嘴邊。穆雲一陣暈眩，想再起身卻力不從心。

「啪！」布包裡的書冊被丟了過來，正巧砸在穆雲臉上，單手揉著紅腫臉頰，另隻手撿拾起地上染成殷紅的冊子。「這本沒用的就還你了，老子跟你講，有多遠滾多遠，省得老子今天直看書，都給看

『輸』了。」原來並不是混混大發善心，而是對他而言，這書不具任何價值。

穆雲雙手緊抓娘親留給他的書，原本嘴角沾到的血腥鹹味，開始有了淡淡苦味，原來眼淚的滋味竟是苦到不堪入口，穆雲望著被搜刮完的空盪破廟，竟不知下一步該如何走。

好險這群混混心裡還有些忌憚，總想個萬一哥哥真的回來，所幸洗劫過後便揚長而去，總算還留了個親身之所給穆雲。

穆雲看著手中娘親留下書冊。「均霑劍式」四字整齊楷書，娟秀字體來自於娘親，這是娘親臨死前要哥哥練的劍法，可哥哥誓死不練劍，最後給自己偷偷藏了起來。幾年來私下翻看無數次，整本劍式無論圖譜或說明都了然於胸，就連運氣使劍法們自己都暗自在腦海裡練習過無數回，可哥哥不許自己練武，哥哥說的當然是對的，哥哥說要照顧自己一輩子，自己根本沒有練武的必要。

但是現在呢？哥哥不見了，雖然逼著自己別往壞處想，但凶多吉少的可能性絕大，自己到底該怎麼辦呢？穆雲看著娘親的遺物發呆。口中餘留的鹹味與苦澀一再提醒自己，現在的他若不努力站起，恐怕沒有人能攙扶他一把了。

穢區可不是什麼慈善收容區，在這，悲慘與絕望並不會招來同情，淪落到這的人，哪個沒有大把悲慘的身世可說？哪個還妄想有一絲希望能寄託？長久庇蔭在哥哥的照顧下，穆雲沒吃過什麼苦，但他可

不至於笨到不理解穢區生態，剛剛離去的混混只是開端，絕不會是突發狀況，只要自己待在穢區的一天，哥哥消失的這件事遲早傳遍整個穢區，屆時除自己沒人保護之外，哥哥之前所有凶神惡煞般的威嚇，將以數倍的力道反彈在自己身上。

一走了之的念頭只出現了那麼一瞬，馬上就被自己搖頭否定。萬一自己走後，哥哥回來找不到自己怎麼辦？剛剛被搶走的娘親遺物－軟劍，那可是娘最寶貴的東西，豈能因為自己的無能而丟失？最令穆雲割捨不下的，是小五，那個每天晚上會來索些食物的女孩；是那個每天會來陪他聊聊心事，總要等同伴催促了還不肯走的女孩；是那個不知道自己名字，老是用好聽聲音喊自己「小粥」的女孩。

穆雲臉稍見紅熱，與她相處可是自娘親過世後，唯一讓穆雲感到幸福的事，要是自己走了，沒人給小五準備食物，她等不到自己一定會焦急的。

「不能走！至少暫時不能走！」穆雲心念電轉，但細思之後又感百般無力，自己憑什麼留下來？又憑什麼能將娘親遺物要回？光靠目前的自己，有哪來的能力能夠護著女孩？說不準穢區裡的混混早知道小五與我交好，此刻能鎮壓他們的惡霸哥哥不在，乘此良機還不連本帶利討回，穆雲越想越是心驚，雙手緊握，手裡的冊子就這樣被翻了開來。

「雨露天賜，均霑萬物，無可避之，無須避之，仰身承之，俯身受之，則感蒼天有情、萬物有容。」娘親遺留劍譜翻開首頁即是此文，穆雲口中接著念出早已誦記熟稔的序文「均霑劍法出於驚虹七式，本取騰閃挪移於驟雨，翻身凌霄於紅之意，而後吾觀大小雨景無數，從中領悟既承天之澤惠，何須避閃？不若順天之意，劍隨雨落。自此創十九路均霑劍式，以證天行。」

「此劍式法天而行，剛極則損，至柔無鋒，故欲成此劍式全貌，劍身堅而薄、軟而利，劍尖稍重於身，直斜橫豎皆有不同巧勁運使，凡我門人練此劍式，必先熟練八方巧勁，務求先不傷己，待十九路運勁法門皆盡通曉，方為傷敵利器。」嘴裡續念，腦海琢磨，若要自立自強非得有藝防身，若需有藝防身，目前唯一能倚靠的就是這本讀得滾瓜爛熟的劍法祕笈，此時偏偏最適合的武器方才被奪，這可怎生是好？

.....

穆雲眼前斷臂老者自稱是哥哥的師父，他還承認自己就是當今四海武館館主的伯父，既然如此，那該不會錯了，哥哥最後離開之時，想方設法欲求教於他。老者稱哥哥為徒，表示哥哥成功拜入他名下習藝，卻又不知發生何事？哥哥竟邇死去！這消息雖已在先前預測選項之中，但真要親耳聽見，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

老者顏容和藹，看不出絲毫殺伐之氣，穆雲承襲母藝，高超的易容術不僅是各種絕妙手法與細緻材料，觀人氣色情緒才是真正高明之處。究竟哥哥出了什麼變故？面前看來無害的老者，又為何來通知哥哥的死訊？穆雲不解。

「請問我哥哥離世是在武館內？抑或離開武館後？」穆雲咬緊牙，右手自然垂下置於劍柄。

「館內……」老者話未說完，穆雲持劍暴起，劍尖直指對方咽喉。

第九章 兩難

「小粥哥哥！小粥哥哥……」一連數聲叫喚，都沒能把陷入恐慌情緒的穆雲拉回現實，直到他感覺有道黑影靠近自己。

「小粥哥哥！是我……你醒醒啊！是我小五……好痛啊……」小五的哭喊聲終於讓穆雲渙散的眼神重新集中，眼見小五半蹲於身前，一隻停在眼前的手鮮血淋漓。

看到女孩受傷，穆雲心底的恐懼瞬間浮現在扭曲的五官，這群沒人性的混混果然對女孩下手了嗎？下手如此之重，都怪自己沒用，沒能好好保護女孩。

心一痛，立刻抓住女孩的手想幫她包紮，沒想到女孩的手仿若觸電般立刻抽回，穆雲疑惑看像女孩，卻在她眼中看到同樣的恐懼。穆雲的心更痛，整顆心像被人用力扭曲擰出血來。女孩果然逃不過毒手，跟自己認識是何其不幸的事情，自己的不幸竟然牽連了女孩，她看到把自己害得如此慘的人正在眼前，又怎能不恐懼呢？

「妳別動，我先幫妳包紮……然後妳就和同伴們先逃離穢區一陣子吧！」數年來幫哥哥包紮的經驗，穆雲一撕衣袖，迅速為小五止住血流。「等等你們沿著破廟後方快走，趁著天色尚黑，否則那群混混沒人性的，給他們追上鐵定要糟。」穆雲手上動作飛快，嘴裡亦急促催著。

「小粥哥哥……你說什麼？為什麼小五聽不懂？」手傷緊急處理過後，小五又恢復了溫暖好聽的聲音。

「妳怎麼會不懂呢？剛剛那群人來這搶光財物後，還把妳的手傷成這樣。他們對我哥哥的積怨已久，現在好不容易找到報仇的機會，你與我有牽連，他們絕不會放過你的。」穆雲心慌至極，女孩不懂，她的夥伴們總該懂這些淺顯的道理吧！穆雲轉頭看向小五的夥伴。

「這……小粥兄弟……你……還好吧！」穆雲簡直要給瘋了，緊要關頭，雖說年紀不大，但久住穢區，照說該能理解這般人性險惡，怎麼自己好像對牛彈琴呢？

「剛剛幾個混混，知道了我哥哥一直沒回來的消息，我阻不了他們將這裡的財物搜刮一空，不過這不打緊，他們還去找你們麻煩，把妳的手傷成這般嚴重……」穆雲雙手握著小五受傷的手，耐著性子解釋，盼他們聽懂後立刻逃離，別陷入險境。

「我就知道小粥哥哥對我好，不會真的想傷害我的。」女孩眼裡的恐懼慢慢變淡消失。

「我傷害妳？我怎麼可能傷害妳？」穆雲一頭霧水。

小二望著雙手緊握的兩人，又朝夥伴們看了看，終於忍不住嘆了口氣說「小粥兄弟，看來你大哥消失的傳聞是真的。」穆雲心底不想承認，但終究還是點了點頭。

小二吸口氣接著說「小五的手不是那群人渣傷的，現在想來，該是方才你受的打擊過大，精神恍惚之間，小五突然伸手想安慰你，你在無意間防衛自己的本能，傷了小五。」穆雲聽著荒謬至極的笑話，自己怎麼可能會會傷害小五？穆雲寧可傷害自己，也不願小五受到一丁點傷害的。

「我？我害小五的手受傷？這怎麼可能？我拿什麼傷害她？」穆雲簡直不知所措，盯著眼前女孩問，可女孩眼裡已經盡是溫柔，看不出絲毫痕跡。

「剛剛你跌坐在地，滿臉是血，我們圍著你關心，喊了好些聲也不見你回應，小五擔心你，身手想擦去你臉上血跡，沒想一靠近你，你的手指像雨點般斜落，速度快到我們來不及反應，小五手上的傷就是這樣來的。至於那群人渣，我們也是看到他們離去後，才偷偷摸摸來這，並沒有遇上他們。」小二的話如晴天霹靂，難以置信卻又合於情理。原來，剛剛女孩眼裡的恐懼，竟是來於自己，答案揭曉後，穆雲更是心痛不已。

「手指……雨點……斜落……『斜風細雨』！難不成是斜風細雨，均霏劍法裡頭劍式，可……可我沒練過武啊！」穆雲驚訝地翻查手中劍譜，倘若他們所言屬實，那麼自己無意間運使的便是「斜風細雨」劍式無誤，莫非……莫非是娘親冥冥之中保護自己。

穆雲將想法說與眾人，眾人默然。雖然明知神鬼之說不可信，然此事過於詭異，誰也說不清端倪，氣氛一時沉凝。一旁阿三緩緩舉起手，小聲說道「就算小粥兄弟的娘親顯靈，這……要以指尖將人傷成這般，我想都不敢想……」阿三無心之語讓模糊不清的事實，又再蒙上一層煙霧。不過這番話倒也不是完全沒用，一直被穆雲緊握著手的小五，似乎想到了什麼。

「小粥哥哥，這本你娘親留下的劍譜，你看過嗎？」雖然不會有人傻到以為劍譜只消看過就能學會，但小五這麼一問，這好不容易發現的線索，似乎成了大家盯著穆雲回答的解謎關鍵。

「我當然看過！非但看過，還看得倒背如流，這可是娘親臨終前最寶貴的物品，看著它，就好像娘親跟我說著話。每晚睡前，我總會偷偷拿出仔細看一遍，期待娘親來到我夢中。」穆雲身世，眾人並不

知曉，為免橫生枝節，穆鋒向來嚴禁弟弟說出此事，就連名字都不允許被人知道，要不是突然發生這樣大事，穆鋒兄弟倆在穢區或許永遠是個祕密。經過這麼一遮騰，除了名字之外，穆雲身世已漸漸攤在眾人眼前，不過好在穢區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悲慘遭遇，一般平民百姓對武林之事也不甚了解，大夥心思只在釐清真相。

「小粥哥哥，會不會……會不會你看著看著，然後就在心理學了起來，每晚你的娘親就到夢裡教你劍譜上的功夫，雖然你不知道，但你已經變得很厲害了。」小五越說越高興，對於這個真心疼自己的小粥哥哥，小五是發自內心的這麼希望。

穆雲並不笨，聽完這席話後冷靜思索一番，剛剛因為事發突然，心煩意亂之際，無法好好想清前因後果，經過這麼一分析，扣除神鬼庇佑說法，整件事就說得通了。

穆雲要大家先安靜，閉眼靜心片刻，終於睜眼望向眾人，並說起自己臆測的事實原委。「首先我先生明以下僅是我推斷而出，事實真相是否如此我並不知情。」眾人望向穆雲，輕輕點了點頭。

「我娘親過世前遺留一冊劍譜，以及一柄特別的軟劍。不過由於哥哥不許我習武，我也僅是將遺物貼身收藏。這冊劍譜是我娘親手所著，上面有她的筆跡，讀著劍譜上的字，就好像娘在跟我說話一般。我每日翻讀，每日念誦，不知不覺早已將所有字句、圖像記於腦海，日有所思，夢裡思緒跟著演練，加上……加上幼時娘親教我的易容術，對於力度、方向的巧勁運用要求極高，熟能生巧之下讓我得窺此劍譜奧妙。」說到此處，穆雲稍作停頓，眾人皆曰成理。

穆雲接著說「有哥哥的保護，我從來不需要有用到劍譜招式的一天……只是……只是……只是哥哥有好一陣子沒回來了，今天幾個混混欺凌於我，事出突然，我心神慌亂之際，小五妳一伸手向前，本能反應是那群人又再返回，身體的自我保護機制驅使，無意識中使出自己最熟悉的劍式自保，這才不小心傷了妳。」說到後來，穆雲幾乎是對著小五訴說，心中愧疚之情溢於言表，本來只是心中猜測的內容，此刻竟化成了對女孩的無限歉意。

看著眼前景象，眾人雖有些尷尬，但對穆雲描摹事件真相梗概，紛紛點頭稱是，方才經歷之事本就無法依常理推測，穆雲所言雖亦不符眾人認知，卻已是最合情合理的解釋了。

不過即便知道了事件真相又待如何，接下來該怎麼做依舊無人知曉，總不成倚靠穆雲危難中使出的劍式來保護眾人吧！來不及高興，便又陷入低迷氣氛，在場人皆不語，許久穆雲吐了口氣，像是做了個極難的決定。

「一哥！二姐！很感謝你們對我的關心，不過接下來請你們務必答應我無理的請求。」穆雲真誠看著向來寡言的阿一，阿一與小二對看一眼，隨即由小二發言「小粥兄弟，你說，我們聽著。」

「我離開這些天，就是去查探哥哥的消息，但目前看來恐怕……恐怕短時間不會有任何消息，請你們等等立即帶著小五先離開穢區，遲了我擔心這裡會有場無可收拾的混亂，畢竟有哥哥在的一天，會區的老大不作第二人想，但哥哥不回的消息傳開後，穢區裡恐怕會有場腥風血雨，好一陣子不能平靜。」穆雲眉頭緊皺，擔心之情全繫於一人。

阿一眉頭亦鎖，但猛搖個不停，看向小二。「阿一的意思是一起走，不能將你獨自留在這。」小二心思細，光是一個搖頭動作就能知道阿一想法，話才說完，阿一重重點了個頭。

「不！我不能走！娘親的軟劍還在他們手上，我得想方設法拿回，你們先走，更何況……我更加擔心萬一哥哥回來沒看見我，他可要急到瘋了。」穆雲絕不能讓小五冒任何風險。

阿一這下除了搖頭，雙手更在胸前交叉，急急看向小二。小二略為遲疑，終於還是說出「你不走的話，我們陪你，一群人總是比較好想辦法，說不得我們一起想辦法幫你把那柄劍尋回來。」此話說完，不僅阿一，其他幾位也都點頭如搗蒜。

「不！不行！穢區新任老大出現前，我必是眾家亟欲剷除目標，你們在我身邊，只會更加危險。我知道你們擔心我的安危，怕我獨自一人無法應付。你們放心，我會易容術，娘親易容術天下無雙，依我估計，那群混混要想將那柄寶劍賣個滿意價錢，非得十天半月找適合買家，以他們能耐，帶著那柄劍

恐怕還沒走出穢區，早就丟失物品、身首異處了。」

穆雲焦急望向廟門外，從靜下心來開始，他就隱約感覺有人暗中釘著他瞧，說不出真切感覺，卻發現並無異狀，於是繼續說道「我會給自己十天時間，除了想盡辦法拿回娘親遺物，我也會乘此時間再細讀娘親劍譜，總要讓自己能有自保之力。你們放心，若有危及性命之時，我會知曉輕重。我一個人方便行動，請你們先行暫離，待我拿回遺物便去尋你們。你們在落腳處附近牆角留下五道刻痕，我會想辦法與你們會合的。」穆雲此番話入情人理，此時眾人留下極可能成為他之拖累，時間緊急，阿一最後點了點頭，終於應允。

穆雲小心鑽入神案下方，幾個重擊聲響傳出，早已沒有神像的座台後方，竟緩緩現出一入口，正是此廟內殿，破廟年久，不知暗道是原本設計，或者是破敗後更改，已無從得知。

穆雲入內取出好大半乾糧、肉脯，連著小袋碎銀一股腦兒交給阿一、小二，一旁阿三吞嚥著口水，怕是從未看過這般成堆食物。

「碎銀貼身收藏，以免引人覬覦，食物用布巾纏於腰際，走時避免招搖。這些天我會隱蔽於此，你們萬事小心為上。」雖言明十天半月後即再見，但雙方心裡皆之前途渺茫未知，說是盡力，不過聽天命罷了。

「小粥哥哥，你要照顧自己啊」「小粥兄弟，保重！我們等你。」眾人雖不捨，在穆雲催促下，摸黑遠離。

穆雲眼中含淚，但總算稍稍放下心來，只要女孩沒有危險，穆雲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對任何困境，哥哥能，自己一定也能。最後一次探向門外，確定四下無人，當下開始為自己易容，頃刻穢區裡再無穆雲，此時就算穆鋒走來，亦僅能擦身而無法辨認。

第十章 殘豔再出

老者面對眼前突發的劍式襲來，不改面上笑容，眼見避無可避，雙袖翻捲，索性不擋來劍，空袖直抽穆雲面門而去，正是攻其不得不守之處。

豈料穆雲劍尖不轉，並不迴身避開衣袖，手肘微微晃動，細微波動便讓手中軟劍畫出密集劍雨，誓要讓眼前衣袖破碎四散。

劍尖一遇雙袖，晃動加劇，此劍式利用刺中目標的彈力瞬間再移刺旁處，只要使劍之人巧手運勁，劍勢可延續無限，如若搭配步法挪移，劍尖仿若圍著對手周身刺出，正是均霑十九式之「風馳雨急」。

穆雲本想以劍尖抵住老者，逼問哥哥究竟亡於誰手，老者雙袖轟來，新學劍式隨手拋出，本來該破碎的衣袖，劍尖刺入竟幾無施力之處，縱然穆雲資賦天成，要再繼續卻感黏滯難伸，一時爭勝心起，一步向前，原本被阻的劍尖，改為劍刃四方穿梭，雙袖雖有暗勁拖緩，數十來回之間，竟也削成片片，不過式出已鈍，老者光是隨意拋出衣袖便讓自己連換兩招不能得逞，偷襲之意已失，當下知道老者有意謙讓，便收劍躬身。

「晚輩心繫家兄，出手不知分寸，好在前輩藝業驚人，兼且胸懷廣闊，得罪之處，晚輩願意領罰。盼前輩看在哥哥情面，告知晚輩哥哥他究竟發生何事？」穆雲從剛剛老者的讓手，心知此事必有蹊蹺，否則哥哥的師父不會來這試探於自己。就算哥哥真遭遇不測，此老者口口聲聲稱哥哥為徒，並無不悅情緒顯露，足見至少他是站在哥哥一邊的，既然如此，剛剛自己出手相逼，倒顯過於衝動，此刻認錯領罰是為當然，當然穆雲最終目的還是在於知曉哥哥一切。

「鋒兒果然沒說錯，他不肯學的劍，弟弟遠比他合適。小兄弟，你剛剛使的可是《棉劍》林靜娘的『均霑十九式』？要是老夫沒猜錯，第一招刺來的應該是『風馳雨急』，招如其名，劍式綿延無盡，

若非老夫這些年苦修的純陽無極內勁，怕還真不知如何對應。不過你的第二式變招過快，老夫腦海裡對此招竟毫無印象。小兄弟，這第二招也是均霑劍式嗎？」老者看著自己本該是兩袖如今卻空蕩的兩側。

「啟稟前輩，方才情急之下，晚輩是依娘親劍式中『翻雲覆雨』為本，為求速破前輩雙袖中暗勁，將單刃改為雙刃，用劍身鋒利之氣快速來回，單點變為兩條鋒利的線，晚輩想如此便相當兩柄劍助我破招。晚輩亦不知倉促變換招式結果為何，將娘親劍法使得不倫不類，教前輩劍笑了。」穆雲雙頰一紅。

「臨敵……創招嗎？你們兄弟倆一個比一個令老夫驚訝，不過同是美玉，一個耀眼奪目，另一則溫潤內斂，靜娘後繼有人，九泉之下定感欣慰。」老者感懷江山代有才人，兩個毛頭小子竟也迫得自己頗有遲暮之情。

「前輩，聽您稱呼家兄為徒，必憐惜照顧非常，晚被竊觀前輩神態語氣，實看不出您有丁點悲痛之氛，此刻晚輩心焦如焚，可否斗膽請前輩告之家兄目前到底是何情況？」雖然老者再三提及哥哥已然逝去，穆雲心細如髮，怎能不從中看出些許異狀，大膽猜測哥哥該還存於世間，只是對照老者之言尚有疑慮，故懇請老者證實。

「呵呵呵！果然兄弟倆皆聰慧不凡啊！老夫再說一次，你仔細聽著，你那『懋勳』哥哥在四海武館之時，確已消逝人間。」老者神情毫無波動，想來說的實乃真相。

心緒平靜後的穆雲，推敲方才話裡玄機，不過眨眼時間，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用力一拍自己腦袋，接著問「感謝前輩提點，那麼晚輩再問，我那『穆鋒』哥哥現下可好？」

「嗯！孺子可教也，你哥哥在四海武館私下被我拆穿之際，已然認錯，化名當然隨即消逝天地間。他以本名『穆鋒』拜入我門，浴火重生後的他，日後只會以本名示之。」老者讚許望著穆雲。

「感謝前輩肯定，不過……不過前輩尚未告知您新收徒兒目前情形？」

「莫要心急，等你就會與他重逢，老夫正是受鋒兒所託前來尋你與他相見的。」老者正是刀魔陸逐，近日來穆雲隱約感覺到的窺視雙眼，正是陸逐為私下觀看穆雲，悄然隱蔽身形日夜觀察，畢竟為

好友代為考核徒兒品性，可輕忽不得啊！

連日來，陸逐對此徒兒的弟弟甚是滿意，方才目睹破廟裡一番爭鬥，若他真有危急，陸逐也會出手相救。穆雲人品良善令人欣賞不說，要是穆雲傷了哪裡，自己徒兒那關就過不去，更何況此行肩負另一重任，與好友相識多年，虧欠友人多不勝數，這回他可是首次提出請求，莫說報恩，就算僅是朋友相託，陸逐非得豁命完成不可。

「既然前輩如此說，煩請前輩稍候，晚輩儘快收拾，立刻就可成行。」知道哥哥尚存於世，穆雲心中大石終於放下，既然老者此處不言明，想來必有他的道理，反正屆時詢問哥哥，一樣能通達前因後果。

「不急，不急。」陸逐竟然席地坐了下來。

「前輩之意是……」穆雲雖不明老者此刻言行，但總不好催促，索性跟著坐下。

陸逐滿意地點點頭，接著說「老夫叫你哥鋒兒，他是你兄長，老夫就乾脆叫你雲兒好了。」

「任憑前輩決定！那麼……前輩，雲兒又該如何稱呼您呢？」

「呵呵呵！老夫倒忘了還沒自我介紹。老夫姓陸，單名逐，多年前江湖朋友給面子，送給老夫個渾號，叫『刀魔』。鋒兒稱我師父，本來你就跟著鋒兒叫我師父亦無不可，不過……現下師父這個稱呼，我可擔當不起。這樣好了，老夫本就掛名武館師傅，你就稱老夫陸師傅好了。」

「雲兒拜見陸師傅！」雖然兩人對話多時，此時穆雲方才正式跪下磕頭，拜見這位江湖中傳奇人物。

「雲兒，老夫看你實在越來越歡喜。方才老夫說自己是刀魔之時，仔細觀你神色，你並無欣喜驚訝之色，也不因為老夫雙手殘疾而面露懷疑，光是這點就令老夫激賞。」

「陸師傅謬讚了，刀魔、陸逐皆是陸師傅，亦皆是哥哥的師父，稱呼不過其次，並不代表什麼，我心

中敬您，非您是刀魔，而是敬您是哥哥師父，是我的陸師傅。更何況……」

「更何況什麼？繼續說。」陸逐對此子評價高極，一聽他有話未完，急忙要他繼續。

「更何況方才雲兒早已見識陸師傅武藝，雲兒不清楚刀魔該有什麼能耐，雲兒只知道就算陸師傅僅用雙袖，並不會弱了誰。」穆雲打從心裡為哥哥有個這樣師父高興。

「是！是！是！如此倒是老夫起了分別心。」至此陸逐更加肯定此子未來歸處。

「不過你不好奇為何老夫不讓你跟著哥哥叫師父？跟著拜我為師嗎？」

「這點雲兒不敢妄自揣測，若穆師傅覺得雲兒合適，便會收雲兒入門；若覺得雲兒不合適，雲兒跟在哥哥與陸師傅旁，便已心滿意足。」自幼哥哥便不允穆雲習武，若是哥哥已然有個穩定師門，自己拜不拜入陸師傅門下又有何憾？

「好！」陸逐忍不住大聲喊出。「你這心性若真人我門下，恐怕也是是耽誤於你。」

「另外，老夫已然於暗處觀你十日有餘，你幾次易容打扮周旋於成群惡棍間，終將靜娘棉劍奪回。」

陸逐話題一轉，聊起穆雲。

穆雲雖然暗自感受有人觀視，但聽到陸師傅親口所說，還是面露驚異。「雲兒十數日來易容七次，先前幾次為探狀況不敢深入，而後三次進入挑戰，好不容易戰勝，將娘親遺物取回。」

「嗯！第一次你使棍，棍身雖堅，然與你所學難以配合，三人圍攻你尚能一一擊倒，而後七人群上，你便只能落荒逃之。」陸逐細細說來彷彿親見。

「雲兒第二次去前，到外城砍了段竹子，本想竹有韌性，與娘親劍式搭配比之棍來不知好幾倍，誰想一到門口，原本的七人外，竟多了四名持劍黑衣人，雲兒左右思之，沒能進門就又嚇得返回，簡直丟臉至極。」想及自己膽小行徑被看了個夠，穆雲羞紅了臉。

「不丟臉！不丟臉！那時你若真憑一時之勇闖了進去，恐怕丟臉事小，連小命都得賠上。不過你方離開不過三刻，就又返回，又是為何？老夫當時著實為你捏把冷汗，也做好出手救你準備。」暗裡觀察總有些不明，陸逐不能明白以穆雲之聰敏，竟然做出如此致命判斷。

「陸師傅有所不知，雲兒乃不得已也。那四名黑衣人不屬這個地區，然我才去闖過一次，第二次就有原本不屬於這的黑衣人介入，看他們拿劍的樣子，恐怕也非尋常地痞，照我估計，該是那幾個混混這些天已經尋到買家，前一日我突然出現，攪亂了他們行程，為免有失，對方買家才派出四人前來壓陣。」穆雲分析事裡頭頭是道，陸逐忍不住點頭稱許。

「既然你已知四名黑衣劍者不是易與之輩，怎又犯險立刻返回呢？」

「依常理判斷，能派出如此陣仗前來鎮壓之人，想來買主來頭並不會小，定然不會隨意進出這骯髒汗穢之所，而這四人之所以還留守於此，並未拿寶走人，最大的可能該是他們位階不夠，只被先遣而來護衛。當下若不動手，雲兒想不需多久，買家必定派出能夠扛責的下屬來到，到時別說他本身武藝如何，他之身後成群黑衣劍者必不會少，若不搶快奪劍，恐怕今生無望。」陸逐忍不住好奇，面前如此年少的娃兒，怎會如此洞悉世情？想來應是年幼便經苦難多磨，兼之過人資賦所致。

「就算你想速戰速決，短短時間，你怎能由自己無法匹敵，倏忽轉變為能贏的自信呢？」這些心裡轉折才是陸逐最為好奇之處。

「雲兒實無必勝信念，當時只想奪回娘親遺物，腦中百般思索能夠克敵之法，竹之韌有餘而心卻空，縱然我速度再快，擊出之勢必無法瞬間擋下四人，況竹和棍相同，重擊之威則威矣，對手若久經練習不懼痛楚，光是竹擊黑衣劍者，必定造成纏鬥不休，時久雲兒非但力空，萬一對方另有人至，必定招致危險。」

「所以你削竹成枝，末端留尖，就覺得自己能勝？」

「陸師傅果然看得一清二楚，雲兒並非僅將竹削成枝、末端留尖而已，雲兒還將三枝縛成一束，接近

尖端處以竹絲圈繞綁死，一方面一擊可收三效，另一方面微微增加前端重量，讓此竹枝狀態符合娘親劍勢之理，做到如此，雲兒方覺自己有必勝信心。」穆雲說來全無驕傲之態，然陸逐簡直不敢相信，為貼近所學招式，將竹如此機變運用，更在短短時間內實踐，簡直匪夷所思。

「難怪不到三刻時間，去而復返便能擊敗眾人，搶回物品。」陸逐忍不住拍手叫好。

「陸師傅莫再要稱讚雲兒，雲兒當下一心想拿回遺物，只得出此下策，那竹尖所造成傷勢可不是竹棍能比，為讓他們短時間無法還擊，四人脈門皆受竹尖所傷，氣息阻隔所致，一時三刻要再握劍已是不能，為奪回此劍，下手重了，到現在還懊悔不已。」穆雲看著手裡軟劍。

「雲兒倒是宅心仁厚，不過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你若不如此，你所受的傷就絕不僅如此了。不過你既然奪了劍，為何不直接離開此地？卻要回到這破廟裡等待，你難道算計不出，那買家對此劍勢在必得，再派出的人馬恐非你能應付。」

「陸師傅見笑，娘親遺物既在我手，原本只能運使的十之一二，雲兒就有把握發揮八成。更何況……更何況萬一我一走了之，那群久住這裡的混混，必定受到牽連，我在此處等待買家大隊人馬，一是要他們知難而退，二是讓他們知曉是我藝高，而非他們護劍不利。」穆雲處處為人著想性格，開始時令陸逐欣賞，次數多了，卻忍不住為他擔憂起來。

「嗯！餘下的老夫全知道，十七名黑衣劍客全數被繳了武器，無一人死傷。」至此陸逐心中所有疑問悉數解開，至於嘴裡沒明說的，是指使黑衣劍客的買家恐怕不會善罷干休。

「雲兒，收拾緊要物品即可，跟隨老夫去與哥哥會面吧！」陸逐起身說道。

「陸師傅，晚輩還有一事待解決……」穆雲羞得臉紅到耳根子去。

「呵！呵！呵！如果你所指的是五個小娃兒的事，那麼儘可放心，他們五個早你十餘天便與你哥哥在一塊了。」陸逐笑著不住道謝的穆雲，準備啟程，為清虛真人帶一份大禮回去。

穢區之外，十七名黑衣劍客跪在一華服之人面前請罪。

.....

紅光沖天，氣勁四射，遠在十丈開外便能感受火熱刀勁奔流四竄。穆雲神情喜憂參半，站立陸遂身側，尚未趕回清虛觀，便已看到哥哥，只是哥哥似乎與對手平分秋色，各有擅場。

「陸師傅，哥哥手上拿的，可是您的成名武器《殘豔》？與哥哥對峙的那人是誰啊？」穆雲掩不住擔心。

「人老夫倒是不知，不過武器名頭卻響亮得緊，同為天下七銳的七把武器之一《霸月》長槍。不過雲兒你放心，既然《殘豔》再出，就不會再有敗的理由。」陸遂眼中出現近年來少有的火熱。

第十一章 天下七銳

關於武林，總有太多繪聲繪影的傳說，有人咬牙苦練十年，一夕成名；有人徒擁虛名，用盡權財掩飾自己的不堪一擊；有人一生追求劈金斷石，但求超越肉體外功極限；亦有人不重招式，畢生以精氣神一體為終極；有人認為所謂武功即是鍛鍊肉身，武器云云不過取巧；當然也有人認為武器乃身體延伸，駕馭武器方能使自己更上層樓。

所謂武林，從來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即便你是武林盟主，定下派門勢力區隔，各家山頭絕不會加以理會，門派消長關係錯綜複雜，今日這樣，明日可能完全不同；即便你通曉江湖典故，分析起承朔源件件成理，這武林中欺師滅祖、以怨報德之事豈曾少過；即便你慧眼獨具、剛正不阿，武林中孰強孰弱，眾人並不會就此信服。

有人認為武林是打出來的，同樣有人認為，眾人間口耳相傳的，才是真正的武林。

「鋒兒，如同你師父『刀魔』的名號，別人就算想求也求不來。」禪室裡清煙依舊裊裊，本就不大的空間，此時擠了四人。衣著襤褸的說話者正是清虛真人，為解眾人迷惑，他以現場之人為例，更顯有力說服。

「前輩，若有人自覺刀藝無雙，自封『刀魔』稱號，誰又能奈他何？」穆鋒思緒清楚，總能從他人話語中找出破綻。

「嗯！此種情形武林自是層出不窮，不過你試想，若此人果真刀藝無雙便罷，自封與他封並無二致；然此人若是個繡花枕頭，光是應付接二連三挑戰恐便消失武林，何談眾人稱羨之稱號呢？」聽完清虛真人解釋，穆鋒望向師父，突然覺得師父在眼中的身型巨大許多。

「師父，那日陸師傅攜我進觀之前，與哥哥對戰之人究竟是誰？聽陸師傅說那把《霸月》長槍，也是武林公認的名鋒，師父您知曉它的來處嗎？」發話者端坐清虛身側，一襲淺清道袍，盤起的髮髻還不大習慣，定睛細看，不是穆雲是誰。

穆雲拜師當天，最為高興者竟然不是本人，也不是身為師父的清虛真人。要說清虛能收到如此良材，不歡喜絕對是騙人的，不過當下跳來蹦去的是穆鋒；將觀察十餘天心得反覆說上七、八次的是陸逐；若要算上客居觀裡的小五，三人光是論上興奮程度，恐怕還真不易分出高下。

來此第二天，穆雲即正式進行拜師，清虛真人吩咐門下敲鐘召集觀內眾人，當下便宣布兩件要事，一是收穆雲為關門弟子，日後不再收徒；另一則為傳位清靜真人，亦即他之師弟。儀式簡單之極，穆雲向天三叩、向地三叩以及朝清虛真人三叩之後，由師父理理衣袍、髮髻，拜師便算結束。在場眾人雖感突兀，也都默然不語。

至於為何在第二天才行拜師，原因無它，陸逐與穆雲在觀外看著《殘豔》與《霸月》的爭鬥，直到破曉才分出勝負，穆雲跟著穆師傅與哥哥入觀拜見清虛道長，早課方剛結束不久。大汗淋漓的穆鋒，還來不及提說擦拭更衣，便隨眾人見證了觀裡重要典禮。

一切都那麼自然，如同平日一般。穆雲這關門弟子雖是初來乍到，已感受到師父清靜淡然、無喜無悲的性情，也就入觀隨俗，把在觀裡的生活當成日常，旁人不知，還以為他在此間已然多年。

兩對師徒，就這樣在觀裡清修習藝，轉瞬過了三月。

禪室裡，好奇的二人被斗室裡的安靜急壞了，偏生兩個知道詳情的人不知怎地，許久不發一語。

「要說明《霸月》故事，恐怕還真得從七銳說起。」陸逐長嘆一聲後，起了個頭。

「是啊！隋末天下紛亂，及至唐初局勢穩定為止，百姓總算有個安穩生活。然而武林卻從來不會有安穩的一天，天下武學何只百種，爭強鬥擁有之；恃強凌弱有之；剷奸除惡亦大有人在……而無論因為何，眾人所求之果卻泰半有個歸處。」清虛慨然述說。

「是啊！這歸處說法不一，但除少數澹泊之人，與汲汲營利之輩外，總不外乎求名。世人求名本是常事，『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人相輕與武林稱雄，自古皆然，然畢竟各家追求巔峰不一，練刀的、耍槍的、使劍的各有所長，但凡習武之人到了某種境界，追求的就不僅僅是高，而是獨。」陸逐小心解釋，生怕這般想法僅是自己個人偏執。

「習武之人到了獨的境地，一個名頭便容不下兩人了。於是便有刀中霸者、劍界為尊之類的稱號，這幾十年來，七把各領風騷的武器在武林頂端佔著，江湖人們給了個《天下七銳》來凸顯他們的地位。」清虛對陸逐說法並無異議，接著說出。

「除了為師的《殘豔》與方才提到《霸月》之外，另有兩把與你們淵源甚深。」陸逐頗有深意看著兩人。

「我知道……那惡賊手中《雷殞》與娘親珍藏軟劍，正是七銳其二。師父，另外三把呢？又是哪三把劍呢？」提到心中只容得下自己的父親，穆鋒不由得火從中來，此刻不便發作，只好藉由發問轉移。

「你娘親手中那柄劍，名喚《等》，此劍甚為特殊，劍身柔軟堅韌不說，其實這柄劍原名《棉劍》，至

於劍名更換此等前無古人之事，箇中緣由恐非三言兩語能說盡。七銳之中僅有劍重複，其餘皆為不同類型武器。」從陸逐話中可聽出他與娘親似乎頗為熟識，穆雲心中暗想，定要找天詢問穆師傅不可。

「照說單項武器原該僅有至尊，不應有二，然靜娘武藝技驚天下，有目共睹，放眼武林無人出其右，單以器械招式來說，靜娘手中《等》不僅劍界至尊，七銳之中亦堪第一。所以當她竟然敗於你爹《雷殞》之時，江湖人聲沸騰，不願去除靜娘七銳之名，因此七銳之中，劍便其二。」清虛選擇性的訴說武林典故，至於沒說的部分，則是當時武林稍有名望之人皆認為，靜娘是故意輸給穆霄平的。

「《霸月》為槍你們是知道的，但當日陸某竟只說武器名頭響亮，卻不知揮使長槍者是誰，雲兒難道不覺怪異？」陸逐忍不住思考清虛的聰慧徒兒。

「這還不簡單，師父你的《殘豔》既能傳予徒兒我，那《霸月》長槍的原本擁有者當然也能有個傳人啊！」穆鋒搶在弟弟之前回答，話中之意是自己承襲刀魔師父功夫，以《殘豔》傳人身分打敗《霸月》之傳人，頗有邀功意味。

「錯！若道理如此簡單，師父怎麼可能要你們猜。」陸逐斜眼看項穆鋒，穆鋒只得低頭。

「雲兒猜想，來人既非《霸月》槍原本傳人，陸師傅又覺得不識來人為理所當然，莫非這槍本就無特定使用者，或者……這《霸月》根本就代表了某個特定組織？」聽完穆雲分析，陸逐樂極，直喊神算，看來穆雲竟然說中。

「隋末兵戎四起，而爭戰沙場之人，所用武器自然要能力掃千鈞為先，戰場馬匹軍裝光靠刀劍不易攻克，槍當為首選。所謂《霸月》是指朝廷武官之屬，誰人持有《霸月》，便代表誰領重軍。當前《霸月》代表朝廷單位為羽林軍。」陸逐笑完，便認真為兩人解釋。

「陸師傅，依您如此說來，當日與哥哥對陣之人豈不是朝廷！朝廷為何派人來與哥哥相爭？」穆雲越想越覺不妙。

「事情因由目前尚未得知，總之上頭想做的事，咱凡夫俗子是不會了解的，猜測無益，反正橋到船頭自然直，真要遇到總有辦法的。」

「那另外三種武器呢？是哪三種？」少年心性最喜聽故事，另外三種武器遲遲未聞名稱，兩人皆感好奇。

「第五把武器就由貧道說了吧！」清虛腰際拂塵空中隨意揮出，空氣中霹啪作響，這拂塵不知是何材質做成，灑出葦狀之後，收縮旋轉成尖，明眼人皆看得出，雖然拂塵本身非為凡品，但真正利害的還是手拿拂塵的清虛真人。

「這把跟隨貧道多年灑掃去塵的傢伙叫《敝帚》，旁人若得也無甚用處，倒是貧道將它當寶，沒了它席地坐還得考慮考慮。」說完眾人笑了出來，但沒有人會真的以為這把《敝帚》當不得天下七銳名號。

「第六把是個胡族武器，唐初突厥為患，朝廷派兵剿滅，當時有名男子薛納，手持兩柄半月型武器，有人稱之為環刃，亦有人稱之為圓月輪，此把武器當時戰場殺敵無數，眾人給它的稱號叫《冷迴》。

《冷迴》噬血不分敵我，據聞此人助我方殺敗突厥，實居首功，但當時成為此武器下的我方亡魂，亦不在少數。」陸遂說到此把武器時還打了個冷顫。

「怪的是東突厥滅亡之後，薛納此人與武器《冷迴》皆消失無蹤。曾有江湖人士提議，就此將《冷迴》除名七銳，然其詭異造型與事蹟，已然深刻人心無法抹滅。」清虛接續著說。

「這第七把武器不說也罷，每次提及這把武器老夫便有氣，要說名列天下七銳，與我《殘豔》齊名，雙劍一槍，我自是無話可說，道兄您嘴理的破掃把一出，這天下乾淨無塵，無人敢懷疑它的威力，而那環刃或者半月環，至少親眼見過它能為的人還真不少，可這天下七銳的最後一把，怎樣我都不想承認。」兩少年聽著陸遂不願揭糞最後一把名鋒秘密，可老大不願意了，嚷嚷吵著。

「陸兄不想說，那就由貧道代勞。」「這朝廷有史以來，曾有個位居文官武吏之上的官銜，名曰天策

上將，這官只為一人而設，其地位甚至在親王、三公之上。」清虛捋鬚遙想。

「好威風的名號，莫非這個人手裡持的便是七銳中的最後一把武器？」穆鋒不禁想像了起來。

「是啊！傳聞他天生神力，一把無人拉得動的巨弓在手，就算面對千軍萬馬亦無所懼。」清虛順著穆鋒想像說著。

「傳聞？又是傳聞……莫非這個人連同武器與那薛納一般，征戰過後便消逝無蹤？但不對啊！他既被封天策上將如此高官，表示爭戰後依然存世啊！」穆雲依照師父所言推論。

「原來這七銳最後一把武器是弓啊！那它有沒有個響亮的名字好搭配天策上將這個官銜啊？」兄弟兩人關注焦點果然不同。

「這把弓叫《巨闕天弓》，你看連武器名字都取得狂傲十分。」陸逐忍不住評論。

「巨闕！那不是古代名劍嗎？聽說那巨闕劍如其名，又大又重，沒人拿得動它。」穆鋒心中掂著這樣的武器該有多重。

「這張《巨闕天弓》便是依古時巨闕取名，取其重與威。不過你師父之所以生氣有兩個原因，一是傳聞這武器不過出現少少幾次，見過的人也寥寥無幾。」

「這其二還是老夫自己說了吧！」陸逐停頓一下後說「這朝廷有史以來唯一的天策上將不是別人，正是當今皇帝。你說這怎能教人心服呢？有沒有這把弓都成問題，就算有又待如何？皇帝的威名再響，干咱武林啥事，總不成叫他拿了這把弓與江湖人一爭高下吧！哼！量他也沒那個本事。」陸逐吹鬍子瞪眼，而一旁兩個少年眼睛瞪得更大。

第十二章 等

「師父，我跟您練功練了三年，期間《霸月》的持有者，連續被我打發了十二個，依您判斷，徒兒目前打得贏穆霄平那惡賊嗎？」穆鋒每隔一段時間就問一次，他只盼師父突然有天點了頭，他便立刻拔刀為娘親雪恨去。

師父仍然搖了搖頭，不顧穆鋒眼裡的失望。

「師父，我每日勤練純陽無極內功，清虛道長教我的吐納心法，我吃飯、走路，連睡覺都練著；您的《殘豔》，徒兒連沐浴都帶在身邊，生怕有一絲怠惰。您與道長都誇我武脈天生，也都見我努力不懈，可您總不說我到底與那惡賊還有多大距離，難道……難道徒兒與他程度真如此大嗎？」陸遂面對徒弟追問多次，前幾次還能含糊帶過，但見穆鋒越來越沉不住性子，除了每一次的搖頭，頂多就是再多一字「等」罷了。

穆鋒不想等，他沒有時間等，他怕仇恨的火支撐不住，平靜的日子會迅速消磨恨火，沒有那火的炙燒，他會恨那個忘掉母親之仇的自己，鋒耐性已經瀕臨崩潰邊緣。

觀外西南，穆雲與師父兩人挑著水，一勺一勺將水均勻澆在菜畦，勺柄超過七呎，直立起來比之穆雲此時身高長了些。兩師徒手上拿著比例極不協調的水勺，來回從水桶中取水淋在菜苗，七八行不同種類、不同時間種下的菜苗，所需的水量與水淋的位置都有些許差異，兩人像說好似的默契，只見兩根本該互相干擾的木柄，行雲流水般在菜畦上左右來回，看似配合又像爭奪，妙的是互不干擾。

澆水完畢，兩人各自站立菜圃一隅。穆雲看著眼前成果，跟師父使用相同長度水勺，用相同時間完成為菜澆水的任務，這可是頭一遭達成。三年來，雖然跟著師父修行已讓他心性更加成熟穩重，但看眼前成果，還是忍不住問「師父，接下來呢？」

「等。」師父的回答就一個字，穆雲悟性雖高，卻也無法從一個字中領悟師父所有意思。

「師父，是等這些菜長大嗎？還是要等徒兒的武藝更加純熟呢？」穆雲只能從字面解釋。

「雲兒，這兩者有何分別呢！老天是公平的，不會因為你今日多澆了點水，明日便讓菜苗可以收成。就算我們貪心多施肥，給它超過的養分，這菜葉縱然早幾日成熟，咱們又怎能一下吃光呢？這過熟的菜葉繼續在圃上，不過多久便腐爛了。」清虛每日偕同穆雲來此種菜澆水，穆雲哪會不知師父除了借此訓練他的武藝修行外，總會提點他許多自然感悟道理。

「師父教訓得是，雲兒今日方首次達成與師父約定任務，不免心喜，竟然心生速進求快的念頭，是徒兒妄思妄語。」穆雲表現當然令清虛滿意，只是這越加難得的良材，越要費心思琢磨。

「雲兒可知，這世上所有武林高手最需要與最畏懼的是什麼？」清虛領著穆雲往道觀方向走去時說著。

「雲兒不知，請師父告訴徒兒。」穆雲並不會刻意求表現，當真不明白時，並不會掩飾。

清虛讚賞地點點頭，說「人要變強，除了努力與天賦之外，最需要的是時間；同樣的，當歲月催人，讓一位強者逐漸虛弱的，也是時間。」雲兒明白。」穆雲後頭跟著。

「為師知道你能懂。不過……你兄長似乎等不下去了。」三年來兩兄弟的態度與進境，都入了清虛眼裡，該令人擔心的，絕不會是此刻走在身後的徒兒。

「這些年娘親的仇，壓得哥哥好苦，他曾多次向我提及，他怕等得太久，也怕過得太幸福，這些都會讓他痛恨那個忘掉復仇的自己。另外，他熱切企求在……：在父親年華正盛、如日中天之時以刀將他挫敗，讓父親畢生努力成空，哥哥說唯有如此，方能真正算是為娘親報仇。」穆雲與哥哥個性不同，但哥哥為了娘親與自己，幾乎失去自我，穆雲所有的話只能藏在心底，若非今日師父點出，恐怕得繼續埋著。

「師父，以哥哥目前武功，當真如陸師傅所言，勝不了父親嗎？」穆雲幾乎沒見過父親動武，加上多

年未見，更加不清楚他進展到何境界。不過他知道哥哥的努力，這些年來他沒停止過，加上陸師傅傾力相授，更何況他還學了師父的純陽無極內功，雖然陸師傅嘴上不說，但以自己察顏觀色判斷，陸師傅眼神早已透露哥哥青出於藍的訊息。

「雲兒，依你眼界來看，縱然不知你爹目前修為進境，他們倆誰勝算大些？」清虛乾脆停了下來。

「照雲兒看，陸師傅武功皆已傳授完畢，加上師父您的純陽無極功，兩相加成之下，哥哥目前勝算該超過五成才對。」穆雲心中所想該是六成，但為免失誤，便少算一成。

「你果然這樣認為！看來，鋒兒心中勝算只會更高。」清虛忍不住嘆了口氣。

「師父，難道雲兒估計錯誤？可你瞧那一次次扛著《霸月》來戰的人，最後一次，要不是哥哥礙著他是羽林軍，是官衙的人，他絕不能在哥哥手下走過三招的。」穆雲判斷線索又增一樣。

「雲兒，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清虛又往道觀走去。

「雲兒願聞其詳」穆雲立即跟上。

「世間兵器何只百種，雖各家總有歧異，但揮、砍、刺、劈、撩、纏……終歸有個限制與方向。刀為百兵之膽，習刀者或因刀之輕重曲直有所機便，但刀之威勢從來不會被捨棄。」穆雲跟在清虛身後大步邁著，邊聽著師父解說，這三年來苦練，他總算能盡力跟上師父。

「你陸師傅號稱『刀魔』，這代表著他的刀與他的武功，走的不僅是眾人所知曉的無盡威勢路子，所謂魔者，乃盡其一切執著，不達巔峰死不甘休。刀魔的強，在於傷人不畏傷己；刀魔的剛，在於招出不留後路；刀魔的狂，在於無牽無掛。」穆雲聽著心裡隱隱感覺不妙，但又不好打斷師父。

「陸師傅便是刀魔化身，當時他刀上染的血，恐怕不知有多少是自身的。當年我與他相遇之時，他正手刃一眾胡匪，我見他俠義正直，點出他刀勢破身而出之危，硬是傳他純陽無極內功，可惜日後還是因為與你爹一戰，求勝心切，強行解除護身內勁，終至雙臂盡斷的憾事。」穆雲總算聽懂，也總算明

白陸師傅將哥哥送來師父這裡的苦心。

「師父，雲兒還是有個疑問，雲兒修習純陽無極功至今已有三年，雖不敢說有甚成就，但總算窺得其中道理。純陽無極功護體雖然頗具功效，但其真正妙用絕不僅是壓制，它之擴張與壓縮恰為一體兩面，只要善用此兩者，肌肉、骨骼、甚至周天血脈、穴位皆有足夠彈性與堅韌，照理說不該用壓制之法，只要將體內刀氣順脈併發，體內刀氣非但不會傷己，還能更添刀勢才對。」穆雲只顧分析，完全沒有注意清虛臉上肯定笑容。

「師父，我有說錯嗎？」穆雲發現師父又停下腳步，以為自己說錯什麼。

「你沒說錯，再過個十年、八年，或許鋒兒便能掌握這內功之收放，畢竟他是百年難得的武脈奇才。」清虛說完看著穆雲。

穆雲一時忘記闔上嘴，一直以來自己過於專心修練，原以為哥哥早自己學習些時日，必定已經熟悉掌握技巧，若師父所言當真，自己悟性根骨豈不在哥哥之上？

穆雲霎時理解師父想說一切，此時最好方法的確只有一字「等」。可偏偏哥哥現下最不想的也是如此。

清虛繼續向前邁步，穆雲卻怎麼也跟不上了。

「穆師傅，雲兒剛剛與您提的，您可千萬別跟哥哥說。另外，還要麻煩您多勸勸哥哥，必要時也只能拖著他等了。」穆雲一臉愁苦。

「唉！前日他練功完畢，我正好有事要與他說，他慌亂披上外衣，但還是被我瞧出身上刀刀幾欲衝出的血痕，儘管衣袖遮掩，滲出的鮮紅點點仍可想見刀氣猛烈。看來他早就發現以他目前所練純陽無極內功壓制刀氣，反會降低自己刀法威勢，目前鋒兒眼裡只容得下仇，要他再多等一日都是折磨。」近

日幾乎都在嘆氣的陸逐，似乎除了嘆氣，多做不了什麼。

「陸師傅，您就眼睜睜看哥哥放棄內勁壓制……難道您不擔心他剛猛刀勁破體，與您一樣雙臂……抱歉陸師傅！雲兒不該如此說，但您應該明白雲兒擔心。」穆雲心急如焚，又擔心出言不遜，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

「鋒兒狀況遠比你想像中嚴重，當年老夫只是解除純陽無極功壓制，讓刀氣全然發揮，肉體外表就算練得再強，刀氣從內溢出，手臂當然齊斷，然而鋒兒並沒有解除內勁壓制……」

「沒有解除壓制？那麼哥哥身上的傷又是如何造成？」

「這才是老夫所擔心，他非但沒有解除壓制，反而以純陽無極功緊緊包覆全身筋脈要穴，刀氣、內勁無止盡短兵衝突，目前散發出體外的刀氣，都只是他抑制不住的餘勁，而且鋒兒小心的避去致命部位。不過僅僅只是溢散餘勁便有如此傷害，老夫不敢想像他體內刀氣與內勁相鬥會有多麼激烈。」陸逐又嘆了一口氣。

「陸師傅，您的意思是說原本可以相輔相成的外功刀氣與內家氣功，哥哥卻運用內勁死命壓制，讓刀氣不斷反擊，讓自己在短時間內擁有更剛猛的刀勁，那麼萬一有天哥哥的內功與刀氣產生極大差距，再也壓制不住，豈不……」穆雲不敢想像。

「輕則筋脈全廢，重則碎體而亡……當然還有一種更加悲慘的可能……」穆雲聽不懂，問道「還有什麼狀況會比死亡更加悲慘？」

「走火入魔！當年老夫號稱刀魔，但並非真的入魔，而鋒兒此種另闢蹊徑的練功方式，快則快矣，不過代價可不輕啊！」

穆雲聽完陸師傅說法，光是心中擔憂並無用處，他知道目前哥哥的目標只有一個，心中暗自下了個決定，為救哥哥，說不得目前只剩下這個方法了。

「另外，穆師傅，雲兒老早就想請教您了，請問您跟雲兒娘親熟識嗎？您對她之劍法如數家珍，一招一式都很清楚，莫非您與娘親是故舊？」當年在破廟穆雲就將這問題埋在心中了。

「靜娘啊！算是故舊吧！要是不算與你爹那戰，你陸師傅今生只敗於一人手上，而且輸得心服口服。」

「娘親與陸師傅比試過？依雲兒所知，娘親在生下哥哥與我後，幾乎便不再動武，陸師傅是何時與娘親比試的？」穆雲好奇問。

「說來慚愧，老夫與靜娘比武之時，她方才十七，當時她手中武器仍叫《棉劍》，靜娘以《棉劍》使出『均霑十九式』，只為讓老夫一飽眼福，當年老夫根本無法在均霑劍式下超過十招，不！恐怕七招都不能。」憶起往事，陸逐對靜娘武功依舊讚不絕口。

「那麼娘親的劍，又在何時更名為《等》的呢？」這事娘親從未與兄弟倆說過，要知道真相恐怕只有眼前之人。

「靜娘二十二歲嫁予你爹，之前每年我都會藉挑戰之名，實則想再看看靜娘劍法到底與自己差異有多大，我苦練《殘豔》，原以為自己進步神速，掌握到了刀法精髓，沒想到每年看到她之劍法進境，與老夫相差愈大，當時總算了解天下之大。自從你娘親出嫁，為免瓜田李下之嫌，老夫便不再去挑戰靜娘，要說真切些，是挑戰了也只是再輸一次罷了。」

「陸師傅，您並未提到劍的事情。」穆雲提醒。

「事隔四年之後，靜娘稍來信息，與我一敘。當時襁褓中的嬰孩應該就是你，至於鋒兒則由下人陪著在亭外玩耍。老夫猶記得當時靜娘撫劍再三，說出女子不該與人爭強求勝，一生幸福該繫於良人與二子之上。靜娘知我對武學追求，歉然說道即將封劍，棉劍林靜娘將絕跡武林。當日別後不過數日，武林便喧騰你娘親封劍之事，而她將劍封入盒中之際，亦同時將劍名更改為《等》，無人知道它究竟等的是再度拿起的主人，或是靜娘自己。」陸逐一口氣說完。

穆雲聽完，原來這跟隨自己多年的娘親遺物，竟然有著如此不為人知的過去，依穆雲對娘親的了解，他很快就想到這柄劍等的是什麼？娘親等的是誰？這兩個答案都指向同一人，那個用劍刺穿娘親最後希望的人。

穆雲閉眼，手中緊緊握著劍，默默告訴自己，也告訴娘親「一直等待的那個人，就由我來點醒他吧！」

第十三章 羽林軍

歷史，美其名為發生過的總合，然而口耳相傳不能成史；即便訴諸文字，敗者也不能成史。於是乎留於史冊上勝方，總是仁德有禮、師出有名；而敗方野蠻成性、倒行逆施。唐朝從亂世而起，雖經歷前朝短短三十餘年倒行逆施，但自從唐朝創立以來仁德有禮，民心歸服，是個輝煌年代，若要為此朝代選上一色代之，旭日之金堪可比擬。

穆府之門厚且重，縱是習武之人，想以一人之力推開並非易事，門上牌匾「名聞寰宇」四字蒼勁有力，像是公告世人此處門檻高絕，尋常販夫走卒不得擅闖。誰敢擅闖武林盟主府邸呢？莫非是吃了熊心豹膽，才敢到太歲頭上動土。

可偏偏今日有人不請自來，單手之力便將厚重之門轟擊在地，沒人將門扶起來，就讓它倒在地上，與門上牌匾形成極大落差。此人正坐在純青堂上正中央，原本盟主日常慣坐之位，堂堂當今武林盟主，竟屈居客座。

「穆大盟主，方才進門一個沒注意，將貴府大門給推倒在地，您可誤會咱有啥惡意而動怒啊！」堂中

央之人身材魁梧，目光銳利，約莫五十餘歲，不過這也說不得準，習武之人強身健體、氣血通暢，實際年齡遠大於目測者多有人在。正如堂下穆霄平已然四十有五，髮色墨黑、面如冠玉，神采飛揚的自信，要說他過了不惑，恐怕沒有人會信。

「郎將大人取笑了，是我穆家門板不夠結實，倒教您看笑話了。不過……您這一推，可別傷著哪裡了。」底下言語還擊者正是當今武林盟主穆霄平，由兩人話裡交鋒可看出，來人出自官府，身分還著實不低。

「區區一道門板，怎能傷我朝羽林軍陸郎將，你再要胡言亂語，莫說一道門板，整個府邸都能立即剷平。」堂中央坐的是朝廷羽林軍統領陸伏，官拜中郎將，今日雖一襲素青來訪，卻半點也不低調。立於身後左側發話之人乃羽林軍箭衛，而右側之人以布巾蒙面，雙手胸前交叉，不發一語。

「草民不敢，還請大人責罰。」民怎能與官鬥，穆霄平當然知曉這個道理，縱然嘴上討了便宜，反倒給人藉口整肅，得不償失，於是立即請罪。

「沒的事，是手下奴才不懂事，竟敢對穆大盟主出言不遜，還不速速跟盟主賠罪。」佯裝生氣的羽林軍統領，嘴上的笑不知道是來不及收，或者根本故意讓人看見。

「是奴才多嘴，請盟主勿放在心上。」這種神也是你、鬼也是你的伎倆，官場裡乃是常事，下屬身諳此理，必要的威脅恐嚇不必出於上頭，便宜佔盡卻仍故作好人，穆霄平不是不懂，只是即便懂了又能如何，配合演戲才算識時務啊！

「大人言重了，是小民不好在先，怎敢要大人委屈。」這戲要恰當好處，不足或過了，都能惹得對方不高興。

「我說盟主，咱們也就別客套了，今日本將特地來此，源於盟主日前修書傳信，告急事情有變，信上只簡便說有人來犯，速請支援。莫非，這些年我交待你辦之事，已然被人查覺？」陸伏不再廢話，架子擺過了，當然正事為先。

「郎將大人，事情有些複雜，大人吩咐每三月即派人持《霸月》長槍至清虛牛鼻子那叫陣，至今已連派十二改習長槍弟子，照說他們該不會發現這些人真實身分才對，但半月前，我收到來自清虛觀弟子挑戰書一封，方覺有異。」穆霄平又回復原本神態。

「哦！我羽林軍派遣《霸月》傳人助你盟主府練習槍法已有六年，依盟主所提弟子皆一時之選，理當不會被發現。而這清虛觀弟子又是何人？那牛鼻子啥時收了個衝動蠢貨當弟子？」陸伏並不把這人當一回事。

「郎將大人請看。」穆霄平恭敬將信呈上。

「這……好生狂傲的挑战書！約戰日期便在今日？還有這末尾署名『等』又是何意？」陸伏看完挑戰書，除了震驚此信中內容，其餘仍是摸不清頭緒。

「郎將大人請隨我移駕至堂內正後。」穆霄平提及，眾人隨之看向後方，約莫三至四人圍抱大小之鑄鐵爐，爐上題「純青堂」三字。左審右察之下，陸伏並無發現異狀。突然，原先立於陸伏右側蒙面之人，手指青字上方，另兩人細看，方才發現此處有一極細微針孔，三人看向穆霄平，等著他的解釋。

「這位大人果真好眼力，這封挑戰書內容自是囂張狂傲，但對比他送來挑戰書的方式，就一點也不覺得如此了。」穆霄平解釋著。

「願聞其詳。」陸伏此時倒真的好奇起來，這穆霄平幾年來雖不明裡誇耀，但天下第一之態勢明顯，要他在武學上有所忌憚，莫非……來挑戰之人，竟是清虛本人？

「此信乃無聲無息釘於鐵爐之上，各位可想，盟主府平日戒備森嚴，豈是尋常人可以侵入，它能毫無聲息進入並留下此書已是高手，更令我擔心的是他竟以繡衣針直接將挑戰書釘在爐上。在場各位都是高手，穆某自問無法做到，敢問哪位想親自一試？」穆霄平手中多出幾根細針。

三人心驚之餘，自忖無此能耐。「那麼穆盟主，難道您真要如他信中要求，找齊眾家派門齊來見證此

決？」陸伏問道。

「召集眾家派門茲事體大，豈可兒戲。」看來穆霄平並不願意在眾人面前與挑戰之人一戰，畢竟留書兼且留招，來人不是易與。

「那麼盟主是決心豁盡全力與他一戰，不過……他信裡提及，若不依他之意邀齊各家派門，他將在勝你之後，讓你挑選留劍或留手。難道盟主已有必勝把握？」原來此挑戰書內容竟是如此苛刻，看來對方不想留給穆霄平後路，要在此一役讓他江湖除名。

「穆某當然不可能引頸就戮，所以今日請郎將大人前來，共同參詳該如何因應。」穆霄平難得向人請求。

「盟主說笑，您要是真需要本將參詳，該早幾日才是，而非飛書請本將帶人來援。不過盟主可要想好，難道對付區區一名挑戰者，您雷霆劍果真需要本將從旁協助？這圍攻一事戰場上本是稀鬆平常，但盟主您真要以多勝少嗎？」穆霄平是老狐狸，可陸伏當然不笨，點出癥結所在。

「對決當然是以公平為先，穆某不過請三位一旁壓陣，萬一發生個萬一，還請郎將大人念在為您辦事份上，讓此事有個圓滿了結。」穆霄平沒把話說死，自己能贏當然最好，有個萬一，它還有這幾個人能倚靠。

「穆盟主客氣了，這是當然。不過您對這挑戰者當真沒有任何頭緒嗎？」陸伏忍不住詢問。

「說來慚愧，從信裡署名『等』，倒讓我想到過世多年的夫人，她封劍之時也將劍名命之為等，這是我唯一能聯想到的事。」

「看到『等』這個字，您竟然只想到娘親的劍，枉費娘親等你回心轉意；等你痛改前非。」聲音剛至，翩翩身影已然站落純青堂前院。

看到眼前手持軟劍青年，穆霄平登時知道來人是誰，這些年他派人四處打探，好不容易得知行蹤，所

派之人不是撲空，就是失敗而回，兄弟兩人該是向他娘親學了易容，要不是從羽林軍方面得知穆鋒拜刀魔為師消息，恐怕還得被蒙在鼓裡。不過穆雲何時成為清虛弟子，這點穆霄平一直沒聽羽林軍有消息傳來。

「雲兒，爹想你得好苦啊！來，走進些給爹看看。」穆霄平向外走去，堂中三人亦隨之步出堂外。

「這些年來，雲兒與哥哥不同，哥哥一心只想為娘親報仇雪恨，而雲兒則是一直在等，等您後悔親手殺了娘親；等您到娘親墳前向她道歉，看來……娘親等不到的，雲兒同樣也等不到。」穆雲冷靜說出的話，讓穆霄平急紅了臉，這些醜事從來無人知曉，萬一傳出，他好不容易獲得的名聲地位，都將煙消瓦解。

「雲兒你胡說什麼！快過來爹這，你娘的死是意外。」儘管穆霄平否認，但現場三人從對話就能猜出發生什麼事。只是不及思考，只因眼前穆霄平大步直追，看來已用盡全力，卻絲毫碰不著看起來只是緩步移動的穆雲。

「意外？雖然您當日刻意換了劍，要不是娘親看出了您劍法中的風雷之勢，有可能傷心到不還手嗎？娘到死都沒說出是您下手，可您的心裡真的不愧疚嗎？夜裡您怎能安穩睡著呢？」一聲聲責備越說越冷，逼著穆霄平想起當日情形。

「你住嘴，是靜娘自找的，她敗給了我，但全天下沒有一個人相信，我日日夜夜與她相處，她嘴裡不說，可我知道她瞧不起我。」穆霄平陷入當年情緒。

「母親為您不惜封劍，您竟然還如此待她，九泉之下，您教她如何瞑目？看今日態勢，你是想私下了結此事。旁邊三位一起上嗎？」穆雲握緊《等》看了看一旁一直不發話的三人。

「呵呵呵！我說小兄弟啊！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我們三人今日就權當見證，為你父子劍決當個公正人吧！」精彩的戲人人想看，更何況這等沒人性的官爺，能看到父子相殘，更難得的還是頂尖劍決，三人樂得當個觀眾。

「如此甚好，爹，您小心注意了。」穆雲純陽無極功佈滿全身，手上軟劍蓄勢待發。

「好！就讓爹看看你從你娘那裡學到什麼，今日追風破雷劍式要讓均霑劍法輸得心服口服。」穆霄平簡直已經錯亂，唯一確定的事，是他今日絕不能輸。

穆雲起手「山雨欲來」，不住晃動的劍身配合輕靈步法，穆霄平只感四面八方都是準備刺出的劍，不等穆雲出招，穆霄平聽音辨位，反身迅雷劍出，追風破雷速度本就驚人，這些年為鞏固自身地位，穆霄平沒少練習，剛剛一式，連出六十一朵劍花，穆霄平心中冷笑，自己可以再快的。

「山雨欲來」只是預備，當劍真正刺出，招轉「風雨飄搖」，運用劍身擺盪悉數將雷霆劍花震散，接著「濛濛細雨」，令人分不清劍式落下是歪是斜或是正。

穆霄平首招失利，《雷殞》指天，烈日當空之下竟隱有雷聲助威，此招本用殘影讓對手分不清虛實，但這些年來與高手不斷對戰，體悟高手不易分神，便將虛招盡改，殘影成一，八人之勢瞬變合擊。

穆雲細雨之劍衝散，冷笑一聲「雨打梨花」招招劍尖彈向穆霄平持劍之腕，穆霄平大驚收劍，當下覺悟，對手強自己太多，他不懂為何穆雲年紀輕輕便有如此功力？他不懂為何穆雲僅是學習靜娘招式，便能輕易與己對敵；他不懂為何天下人都說他不如靜娘。穆霄平氣憤填膺，劍鞘斜擲而上，縱身便要再現當日刀劍絕殺著。

穆雲仰頭看著這世上照理來說該是最親的人，搖頭失望已極，接著對空喊著「陸師傅，我代您破此招；娘親，請您原諒孩兒，您不該再等。」話畢劍竟收起，一旁三人疑惑，本是力壓對手之穆雲，竟在此時收劍，眼看上方八招劍式已於空中連結完成，穆雲此時莫非想自殺不成。

空中劍式已成，下方穆雲竟然收劍，正是靜娘均霑十九式之收招「雨過天青」，此招一出兩劍皆收，全無殺意。穆霄平心中暗自高興，趁此了結穆雲性命，再推說他方才胡言亂語，自己醜事便不會傳開。心意已決，四周風聲悶雷齊現。

穆雲看著上方《雷殞》十呎……八呎……五呎，到達三呎之時，旋劍而上，一圈又一圈，《等》纏繞著《雷殞》，緊緊鎖住劍式，原本該出現的殺著，竟在兩劍緊緊纏繞之下完全消散，穆霄平顫抖的手再也拿不住《雷殞》，鮮血整個從虎口噴出。

「娘親的『雨過天青』從來不只是收招，她是盼望下雨過後，不再有任何紛擾，等的是青天朗朗，而非只是滿地濕漉。您不懂娘親，從前到現在都不懂。」將《雷殞》擊落在地的穆雲，再將劍指向穆霄平。

「咻！」飛箭插在穆雲面前。「小兄弟，你可未免把現場三人看小了吧！」蒙面黑衣人手持圓月環刃，《冷迴》登場。

第十四章 盛世英雄

「師父，雲兒昏睡了多久？」甫張眼，看到師父慌張神色，印象中師父天塌於前而色不改，有他在，所有事都該迎刃而解。穆雲想放下心繼續閉眼修養，一切都交給師父吧！

然而今日不對勁，師父眼神從來沒那麼擔憂過，怎麼了嗎？我昏睡的這段時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你繼續休養沒關係，別管多久，也別管發生什麼，有師父在，放心。」師父的聲音聽起來好哀傷，是我發生什麼事了嗎？一股暖流緩緩從靈臺流入，一路由百匯、玉枕、大椎直至命門，另一路從氣海、丹田、湧泉來回不息。為什麼師父在幫我護著脊骨、疏通脈門，難道我癱了嗎？

「睡吧！天大的事有師父在呢！」師父的聲音平穩許多，暖流改在任督兩脈間流淌，穆雲不再多想，沉沉睡去。

.....

「師父，雲兒他昏迷十天了，清虛道長能治好弟弟嗎？」穆鋒從十日前帶回重傷弟弟後，這樣的問題已經不知問過幾回。

「交給清虛道長吧！這世間恐怕也只有他有這能耐了。」陸逐其實並無把握，十天前穆鋒懷裡抱回的雲兒，整個人被血染成紅色，癱軟在哥哥懷裡，就像是失去全身骨骼肌肉一般。

「陸伯伯……小粥哥哥不會有事的，對吧！」另一個在門外十天不能吃睡的，是小五。剛開始小五就只是哭，除了哭，頂多就是拉著陸逐問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

後面幾天，小五哭的次數少了，不過她的新問題，陸逐依舊不能回答。「陸伯伯，您可不可以把我的骨頭換給小粥哥哥啊！」

終於，門開了。一臉疲倦的清虛攙著門緩慢走出，一個箭步衝上前去扶的是穆鋒，再來則是小五，兩人一左一右扶著，嘴裡同聲問道「清虛道長，我弟弟他……」「道長爺爺，小粥哥哥……」「兩人話都沒能說完，清虛真人以手勢比畫，要大家別干擾穆雲靜養，走遠點他會告訴大家。

一行人來到禪室，小五奉上清茶，喝完水的清虛隨即閉目運功，功行一周天不過半柱香時間，清虛睜開雙眼，身體雖仍虛弱，但眼神看來清澈許多。

「道長，你還是多休養一會吧！」陸逐當然心裡擔心穆雲安危，但他看得出來目前清虛真人狀況，不用猜想也知道，為救弟子，他至少耗掉半生功力，誰能在此短時間經得起這般耗損啊！更何況清虛雖然內功精純，畢竟已近耄耋之年，陸逐忍不住提醒。

「不妨事，貧道先與大家說明雲兒狀況，再休息不遲。更何況貧道也想知道當日到底發生何事？」清虛看向大家，最後目光停在穆鋒身上。

「清虛道長，鋒兒知道您為救雲兒耗損極劇，晚輩無以回報，來生做牛做馬必報此恩。道長，您可以先告訴我們雲兒目前情形嗎？」穆鋒心裡煎熬，因為只有他最清楚弟弟身上傷勢有多嚴重。

「目前他之傷勢已暫緩惡化，貧道以純陽無極功灌入雲兒脊椎，護住他全身骨骼，代替骨骼原本支撐；另外他筋脈毀損部位，貧道在十日中以自身之氣連接雲兒，緩緩引誘雲兒體內純陽無極功甦醒，過多外力強行導引，只會讓他自身功體繼續沉睡，唯有不斷誘發自身功體運行，方能修復損傷。」清虛說得輕鬆，但十日前穆雲就如一灘爛泥，生氣全無，清虛真氣輸入都難，更何況要他自己行功。

「那麼道長意思是說，弟弟目前已能運功自行修復？」穆鋒對純陽無極功理解當然不如清虛，甚至不如弟弟，他不清楚清虛話裡意思是否如此。

「今日清晨他終於睜眼，貧道所輸入真氣引導已然功成，雲兒雖然目前又昏睡過去，但他體內純陽無極功已然甦醒，正緩緩修復自己身體。」看來穆雲已脫離險境。

「道長，我也修習純陽無極功，換我去為弟弟輸入真氣。」穆鋒聽到穆雲脫險總算安心，急忙想去幫點什麼。

「萬萬不可，你之功體與雲兒全然不同，一味強求壓制，若輸入雲兒體內，目前他體虛功弱，會被壓制到無法運行的。」清虛急道。「目前，只能依靠他自己了，意志強韌如他，必定會讓自己儘快好起來的。另外，小五姑娘，貧道有一事相求。」

「道長爺爺您說，別說一件事，一百件事小五都沒有問題的。」好不容易能幫上忙，小五自然高興。

「煩勞妳每日熬煮稀飯，我會交待門下將補氣行血藥材送至妳處，粥與藥須以小火慢熬，熬至無顆粒黏稠狀態，火不能熄、藥不能焦，每日早晚緩緩餵食雲兒，初始會有些困難，畢竟他全身施不得力。此事繁複，想來也只有妳最為合適。」小五心裡當然千百個願意，自從穆雲受傷，她簡直失了魂，現在不但能幫上忙，還能日夜守在他身邊，小五高興都還來不及。

小五離開禪室，便去煮粥。室內兩位老者，目光便都在穆鋒身上。

穆鋒由頭說起，話說每三月便有《霸月》持有者來戰，明知只是落敗而回，卻是屢敗屢戰，穆鋒早啟

疑竇，想來此舉挑戰是假，監看為真。好奇心被引發的穆鋒，一路尾隨該名挑戰落敗之人，沒想到竟然跟到了盟主府邸，由於不知對方目的，也就按兵不動，卻每隔一段時日便去察看一番，終於被他查出蛛絲馬跡。

原來羽林軍與盟主府早有來往，穆霄平受命羽林軍統領，每隔三月派一人來探。另外穆霄平藉由身分地位之便，替羽林軍安插重要職務到各派門。本來這些事情都該秘密進行，不過碰巧被穆鋒攔到傳信飛鴿，這才被穆鋒得知前因後果，為免打草驚蛇，穆鋒都會在看過書信後，再度將信綁上讓飛鴿繼續任務。

而這次也是穆雲命不該絕，穆霄平飛鴿傳信求援，恰好被穆鋒提前攔截，由於信中並未詳說，穆鋒想藉此戰觀看自己與穆霄平相差程度，便提前埋伏院外高牆樹上位置，由於現場眾人皆是高手，穆鋒不敢太近。誰料挑戰之人竟是自己親弟，原本雖也為他緊張，但見他無論使出娘親劍法，或是清虛道長之純陽無極功，皆行雲流水、收放自如，非但遠在自己之上，甚至完全不弱於穆霄平，穆鋒因此便放心許多，鬆懈下來。

就在穆雲戰勝穆霄平之際，變數陡生，旁邊三人暴起偷襲，此三人中箭衛不足為懼，近戰他討不了好；但那統領陸郎將武藝非凡，他竟然才是當今《霸月》真正持有者；而讓兄弟倆真正吃上大虧的，是那蒙面黑衣人，他手上《冷迴》招式詭異，簡直針對中原兵器而打造，聽他口音應是胡人，只是不知是突厥或是吐蕃、吐谷渾之屬。

他們偷襲成功後，穆鋒縱身而下救人，穆鋒對上羽林軍統領以及一旁放冷箭的箭衛；穆雲負傷獨對那蒙面胡人，原本雖然辛苦，取勝應是不難，但那奸賊穆霄平竟無恥加入戰局，穆雲不及分神便中兩人之招，兩人好生殘忍，為除後患打斷穆雲脊梁、廢掉他之筋脈，穆鋒見狀瘋狂以《殘豔》暫時逼退眾人，抱起穆雲一路奔逃而回，穆雲身上血跡，至少有一半是穆鋒所留。

聽完穆鋒說出始末，清虛與陸逐不知該驚訝事件曲折，或是該慶幸穆鋒救援。只聽陸逐怒斥一聲「這對奸賊，竟然聯合出賣武林。」

穆鋒跟著大罵「是啊！穆霄平那惡賊，殺了娘親，現在還傷了弟弟，我非得找他算帳報仇不可。」

「我說的不光是穆霄平，還有陸伏那個眼中只有名利地位的武林敗類。」陸逐越說越氣憤。

「那羽林軍統領原來叫陸伏？他來自朝廷官府，怎會是武林拜類呢？」穆鋒不解。

「那陸伏原是四海武館副館主，是當今館主父親，也是老夫之親弟，十餘年前受朝廷延攬而仕，為朝廷訓練羽林軍。」陸逐無奈。

「羽林軍統領是師父您之胞弟！」穆鋒對此人憤恨已極，卻沒想到他竟是待自己恩重如山師父的兄長，頓時語塞。

正當三人皆不知該說什麼，一陣急促敲門聲傳來，一問之下三人立即起身，原來不過百來丈方圍大小之清虛觀，竟被羽林軍團團圍住，外圍箭衛，內圈則為持槍兵士，根據觀裡門僮回報，羽林軍統領身旁站立一華服男子，以及十八位蒙面黑衣人。

觀外重兵包圍，清靜真人出觀與之周旋，對方要求清虛、陸逐以及穆鋒三人觀外一談。形勢比人強，迫於無奈，三人只得出觀應對，臨出門前，清虛帶上《敝帚》，雖然此刻不宜妄動，至少圖個心安。

觀外小丘上涼亭，幾杯茶水擺飾，這時不會還有人真想喝茶。

「清虛真人，本將就開門見山說吧！本將今日是奉當今聖上之命前來，御封您『大唐韜光清虛上人』，連帶御封此觀為『通微福地寶觀』，可見皇上對您可真是青眼有加啊！」陸伏連假笑都不掩飾。

「煩請陸郎將大人回稟聖上，貧道山野鄙人，何德何能，不敢受此大恩。」清虛當然明白話不能回得太絕的道理。

「陸伏，你自甘墮落已丟盡天下英雄顏面，現在意欲何為，又想來逞什麼奸詭伎倆？」一旁陸逐已然看不下去。

陸伏也不轉頭，對陸逐話語恍若未聞，繼續說道「真人請先別急著拒人千里，聽完再決定不遲。」此刻三人勢弱，看來得隨機應變，清虛點了點頭，請陸伏繼續。

「本將今日身負皇命，分封天下武林，我大唐文治武功昌盛遠勝從前百代，黎民百姓生活安樂富足，邊疆各邦紛紛來朝，此治世之景該與天下人知曉。」接著陸伏話鋒一轉「我大唐從亂勢而起，為蒼生扭轉乾坤，成為天下百姓心中英雄。而今天下已平，塵埃已定，實不需各家派門行俠義之舉，況國有國法，不容以一己之私定他人死生，縱有些許奸惡，亦該官府懲戒，以正視聽。」

「敢問郎將大人，聖上此言到底意欲如何？」前話說得越漂亮，後果通常越不能令人接受，這道理在場諸人皆懂。

「皇上之意，要天下七銳此等足天下楷模之人，代表天下武林進京謁見天子，廣為宣達天下不為己私想法。然殿下考慮眾家俠士習武日久，無能發揮未免可惜，今雖四海昇平，邊境仍有零星亂事，敕編天威軍，助我大唐百姓平康莊順遂，永無災亂。」陸伏說完身體微向後傾，把難題丟給對方，看別人怎麼窘迫應對，是他為官多年所享受的樂趣。

「是誰在此放屁！簡直臭不可聞！你的意思是要咱們代表天下武林稱臣於皇帝，不但自縛手腳，還要拿著刀槍為他打江山。」陸逐氣得脹紅臉，聲音都聽出火來。

「錯！錯！錯！不是我的意思，是殿下意思；不是為殿下打江山，而是解黎民百姓於水火。」官字兩個口，怎樣說都有個堂皇理由。

「郎將大人，這……要是我們不答應呢？」清虛考慮良久。

「真人如此聰明，怎會不答應呢！我們刻意留您徒弟一條小命給您消耗真氣，相信到了今日，您身上少說有六成功力在他身上，他才能苟延殘喘至今啊！您要是不答應，別說整個觀裡的人要陪葬，要不是皇上體恤，您看那十八名蒙面死士，本將就老實跟道長您說了吧！《冷迴》從來就不只一人，這種

專剋中原武學、兵器的死士，要是一次出現個三五十個，何愁哪個門派不給滅個乾淨呢？」

「大人意思，不！皇上意思是說，要是我們不答應他的要求，他要以朝廷訓練的武力滅掉武林？」
「清虛說著自己都感到可怕的假設。」

「這是當然，朝廷總不能留著那麼多可能造反的人吧！」

三人均知此時受制於人，不甘又待如何，只能寄望還有些時日可以商討應變。

「對了，七銳每種武器僅能留存一人，我已答應穆先生，武林解散，他褪去盟主稱號，我就將他兒子穆鋒還他，畢竟父子天性嘛！這《殘豔》，我親愛的哥哥，還是由你拿來歸順吧！」
陸伏再丟震撼。

「不可能！」
「我寧願死！」
「貧道不允！」
三人同聲說出，只不知這樣的抗拒能否有用。

第十五章 崩毀的武林

「雲兒，哥哥知道你聽得到，眼睛閉著靜靜聽哥哥說，不要激動。」
天色還沉，距離日出尚要一段時間，小五每日這時已在準備粥食，穆鋒坐在弟弟床邊，握著他的手輕聲與他說話。

「道長與師父商量過了，要以幾人之力對抗整個皇朝，簡直螳臂擋車。所幸那皇帝本身對武藝、延壽之道頗有興趣，道長應允朝聖後留下與皇帝研論延壽養氣之道，明是以太子賓客封之，實則將道長就近留置。道長為護武林久遠生機，忍辱受封。」
穆鋒慢慢說著，眼中血絲滿佈，紅得就要滴血。

「師父最是疼我，穆霄平那奸賊小人得志，逼迫師父將我交出，以我對師父了解，此事絕無可能。昨夜無意間聽見師父激動與道長爭執，師父竟想犧牲自己以保我賤命，當時我就下了決定，年少時不分

好歹，拜師棄師惡行為天下所不齒，本以為遇到師父後，此種行徑斷然不會再發生，沒想到……沒想到，我穆鋒竟然又要棄師……雲兒，你知道嗎？哥哥的心好痛，我們一生沒爹照顧，師父就像我爹，此時我竟要棄他而去，師父要是知道一定很難過的，雲兒，師父最欣賞你了，你要幫哥哥多安慰他……多照顧他……」說到後來，穆鋒已然泣不成聲。

「哥哥會把所有仇很了結的，所以等你好了之後，就過太平的日子吧！這不是我們兄弟倆從小就渴望的嗎？想我穆鋒一生，所做之事皆逆天而行，皓月之光又如何？我穆鋒偏要與它爭輝。我天生孤獨，慶幸有你和師父當我依靠，答應哥哥，別為哥哥報仇……仇恨的擔子太重……太重了，哥哥扛得好累，天亮後哥哥就要離開了，雲兒，保重。」擦乾眼淚的穆鋒，拿起《殘豔》，輕掩門扉離去。

門關上，穆雲眼中淚順著雙頰滑落。

.....

觀外包圍人馬依舊嚴密，清虛要求一月期限未到，陸伏人馬雖齊，卻從來不是輕心之輩，這等嚴實守著，別說是人，恐怕連之蒼蠅都飛不出。

觀外小丘涼亭旁，三人各有心思。陸伏好歹也是陸逐胞弟，儘管兩人以想法各異，自己人不是不能犧牲，只是明明有個外人，何苦讓自己親人赴死。

穆霄平當然贊同陸伏建議，此舉既不得罪朝廷，又能保全自己聲名，一石兩鳥，豈不美哉！只可笑他從不思考七銳面聖之後情勢，還作那天威軍統領之春秋大夢。

現場唯有一人意見不同，並且堅決反對。「老夫說過，《殘豔》已有傳人，那人便是穆鋒，無論如何他會代表《殘豔》出席七銳。」陸逐語氣堅決，絲毫不許更動。

「你這臭脾氣，自小便是如此。此行之前非得以人命立威，方能顯我大唐決心，你還真以為我不敢拿你祭旗嗎？」怎麼勸說都無用，陸伏動了怒。

「從小到大，你就是個膽小鬼，事事躲在後頭要人維護，而你何時曾看過我怕了誰？」陸逐越說越是豪氣干雲。

「住嘴！你給本將住嘴！你想死，本將就成全你。你說想要繼續當年與穆霄平未完一戰嗎？好啊！穆霄平你給本將聽著，等等下手不必容情。」陸伏哪容別人瞧不起自己，惱羞成怒之下更改決定。

「這……即將大人，他可是您胞兄，更何況，您答應過……」穆霄平支支吾吾不敢說出口。

「胞兄又如何？你不是連妻兒都敢殺，再不動手，信不信等等祭旗的是你。」陸伏氣急，當下就要穆霄平動手。

穆霄平被戳中痛處，又不好發作，乾脆提劍刺向陸逐。劍出突然，陸逐卒不及防，肩上多一血洞。

「小人！」一聲怒斥，陸逐雙袖翻捲擊向劍身，正是純陽無極內功，此功陸逐浸淫十年，已有小成，雖然雙臂盡失，且對手又屬絕頂，一時並無落於下風。

追風破雷劍式八招已然完畢，除了首劍偷襲之傷外，竟再無所得，一旁陸伏冷笑「傳言當初《棉劍》是故意輸給你《雷殞》，看來你這盟主也是浪得虛名啊！」穆霄平聽進耳裡怒氣沸騰，而表情不變，劍鋒一轉，雷霆隨劍奔雷而至，風雷之聲過處衣襟片片，陸逐身側長袖已成落英飄落。

「受死吧！」穆霄平八方殘影再現，長袖已失，陸逐僅餘腳法，但騰挪已是左支右絀，怎能分心防護，自是險象環生。

一劍刺來，避無可避，陸逐閉眼受死。「鏘！」刀劍交擊聲響，《殘豔》橫擋面前，穆鋒雙眼泛淚站在眼前。

「你來做啥！給師父回去！這裡輪不到你來。」師徒倆心中一般感動，但陸逐擔心兩人變卦，要穆鋒趕緊回去。

只見穆鋒雙膝跪下，朝陸逐三拜，起身後言道「我穆鋒一生拜師棄師已是稀鬆平常，早已惡名遠播，

陸逐你之武藝業已被我習完，此時也該是我棄師之際，從今爾後咱倆恩斷義絕，生死各不相關。《殘豔》借用，稍後即還。」穆鋒大聲喊著，深怕旁人沒有聽見。

「混帳東西！誰准你棄師的，你說棄就棄啊！為師沒有答應前，都不算數。」陸逐急忙大聲喊著，就怕對手轉向。

穆霄平攤手看向陸伏，畢竟陸伏才能作主。陸伏一時也不知該如何是好，乾脆向穆霄平表示「你看著辦！」

不等穆霄平反應過來，《殘豔》已然揮向他，閃電後退之後，劍與刀已然碰撞十餘次，看來不用煩惱對手是誰，對手自會湊向前來。

前面幾招，穆霄平頗感訝異，穆雲厲害自己領教過，穆鋒刀法竟然不輸當年刀魔，穆霄平不敢小覷。幾招過後，穆霄平深感怪異，穆鋒刀勢猛則猛矣，每到碰觸之後便即收力，像是被束縛住的猛獸，方圓之內兇猛無比，一出圓外便無從碰觸。知曉穆鋒刀法缺憾之後，穆霄平放心許多，刻意跳動在刀勢可及最遠之處，誘發穆鋒失控。

陸逐旁觀者清，知道對手用心險惡，想要出聲提醒，無奈變招過快，此刻出聲反到影響穆鋒分神。

穆鋒久攻無效，心情急躁，突然一個大步邁出，不管自己刀式去勁，穆霄平等的便是此時，風雷聲悶響，直取穆鋒心房空門。穆鋒驚覺，已不及抽招。

長劍貫胸，與十年前娘親一樣。為什麼自己身邊重要的人，都要死在自己面前，穆雲看著為自己擋下穿胸長劍的師父，胸膛幾乎就要整個爆裂，他好痛恨，痛恨自己無能；他好後悔，後悔自己衝動。

穆霄平拔出長劍，既然兩人之中已有一人將死，他也不敢多下殺手，看向陸伏，陸伏以眼神表示靜觀其變。

穆鋒雙目茫然望天，他不解老天為何要如此待他？他不解老天為何要給它娘親和師父後，又殘忍奪走他們？他不解這世間壞人為何總是得逞，而好人總是橫死？穆鋒不甘心，雙手捏緊到滲出血，他想變強！他要變強！他要自己強到沒有任何人能奪走自己親愛的人。

「噤！噤！噤……」無數聲刀氣透出體外的聲音，陸逐用最後僅存的一口氣喊著「不要！」卻已不能阻止。

陸伏與穆霄平看著眼前變化，陸伏是擔心穆鋒刀氣透體而亡，七銳之刀無人出席，將受皇上責罵；穆霄平則盼望穆鋒乾脆死去，不經己手，更顯自己仁義。

穆雲身上血痕無數，雖然無意識，壓制內力卻緊緊包覆臟器要穴，全身繃緊的純陽無極功，在體內加速壓縮。「喝！」一聲虎吼衝破天際，也崩斷了理智，站起身後的穆鋒，眼裡只剩無盡殺意，他看向《殘豔》，那把熟悉的刀，指尖一動，刀便回到手上。

看到穆鋒的變化，陸逐無奈閉眼，帶著傷痛而去。

看到眼前陌生人死去，穆鋒莫名心痛，他痛到想殺人，眼前剛好就有兩人，其中拿劍那人雖然不知是誰，但看著就覺厭煩，穆鋒提刀便砍。

陸伏親眼看到穆鋒入魔一幕，從來只是聽說，沒有人親眼見過，陸伏怎會知道入魔的穆鋒會如此可怕，他丟下穆霄平，奔向外圍軍隊，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體會，連試都不必試就轉身逃跑的經驗。

穆霄平死前眼睛張得很大，其餘部分則和趕來的幾名黑衣蒙面人混在一起，十八名黑衣人合攻，穆鋒負傷逃走，黑衣人四死十一殘，現場除了陸逐屍身完整，其餘已無人能夠分辨，也不想分辨。

陸伏下令，陸逐膽敢直犯天威，屍體棄置原地，不得有人收埋。

.....

二十餘日，穆雲已能坐起飲食，這幾日穆雲復原速度神速，一旦純陽無極功已然如常運使，之前清虛輸入體內的六成功力便如虎添翼，兩道精純內力不但合作，並且漸漸融為一體，依照清虛判斷，數日後穆雲不但能夠康復，由於打通任督兩脈緣故，功力飛漲，恐怕天下再無敵手，現在要不是小五逼著不許，穆雲早就起身。

小五握著穆雲雙手，感激穆雲復原，這些天發生的事太多，她實在不能再忍受失去穆雲。

「小五……你跟我說吧！發生什麼事了？」穆雲把當晚自己不能動，穆鋒告別之事源源本本說給小五聽，他知道唯有說出自己已然知道此事，小五才會告知他所有實情。

清虛的確要小五保密，為的是別影響穆雲養傷，此時穆雲已然穩定，又告知自己早就知道穆鋒之事，於是娓娓將這月以來發生之事說給穆雲聽，穆雲只是掉淚，情緒並無跟著激動，讓小五放心許多。

「聽說穆鋒哥哥入魔之後殺了你爹，連黑衣蒙面人都打他不過，既然能逃離生天，你們兄弟必有重逢一天。」小五知道穆雲擔心。

「嗯！我也相信。我只是難過穆師傅竟然死後都沒人收埋祭奠，要是哥哥還清醒，他一定很難過。」

穆雲嘴裡雲淡風清，眼淚卻不停滑落。

「道長不許大家出觀，說這是天意，或許陸伯伯求仁得仁，讓大家不要傷心。」小五只能搬出清虛道長說法安慰穆雲。

「嗯！我知道！」只是淚就是停不下來。

.....

深夜，觀外小丘涼亭。

「咻！」飛箭準確穿心，將夜裡準備偷偷將陸逐屍體搬回的人釘在地上。

「報告郎將大人，有人偷屍，已被卑職利箭射穿，尚餘殘命，請問大人是否要審問？」守夜箭衛來報。

「偷屍者何人？你們竟然能以箭傷之？」陸伏心裡疑惑。若是穆雲或清虛親來，別說傷之，極可能無聲無息便要偷走。不過這兩人不會如此笨，畢竟屍體之事本就故意設局。

「報告郎將大人，是個年輕女子，她說她叫小五。」箭衛回報。

「要糟！誰准你以箭射殺此人的？壞了！壞了，快叫最好大夫前來。」陸伏火速趕往現場，地上年輕女子果然是小五，箭衛不知道自己身犯何錯，只是跟著一旁緊張。

「此女是穆雲心愛女子，前陣子我們已失七銳中刀劍兩人，皇上龍顏大怒，要是此刻穆雲知道此事，事情要再有什麼變故，我可能都搖提頭去見。」原來陸伏擔心任務不斷失利，皇上責備，不過區區箭衛怎會知道中間利害呢！

陸伏親自扶著小五，深怕大夫來之前她便要斷氣。

「把她交給我吧！」一陣風在夜裡吹過，穆雲何時而來竟無人知曉。「放心，我會與你去見皇上的。」穆雲一手接過小五，另一手抱起陸逐。「陸師傅我帶走了，您沒意見吧！」穆雲冷冷說。

陸伏無奈長嘆「你帶走吧！幫我好好埋了他。」

第十六章 木已成舟

「或許這世上所有人都有成為英雄的夢，只是每個人的手段不同，對象也不同。」穆雲懷裡的小五，就要連躺著的力氣也失去了，穆雲淚已流乾，緊緊抱著小五，嘴裡喃喃說著。

「我爹穆霄平，一生追求天下第一，妄想成為天下人眼中英雄，儘管他用了卑鄙方法，犧牲了親人感情，甚至犧牲天下武林，都在所不惜，最後只能在自己的慾望中成為英雄。」

「陸師傅叱吒半生，最後的寄望在哥哥身上，他是哥哥復仇的明燈，儘管他畢生沒能達成的目標，拚著一死也要護住哥哥，他是哥哥的英雄，也是你我心中的英雄。」

「哥哥自幼愛我、護我，不允許我受到任何傷害，儘管他方法未必正確，路子偏斜歪曲，他依然是我的英雄，只是不知在陸師傅心中，哥哥到底是遺憾？或者已然繼承了自己？」

「師父閒適無爭，照說從不想望成英雄，然最後一刻，儘管只求護得眾人生機，日後江湖提及師父，明裡搖頭，暗地斥罵，他是咱眾人的英雄，但背負的罵名，我一輩子難以償還。」

「至於羽林軍陸伏，口口聲聲朝廷天下，冠冕堂皇的官服與言論，怎麼也包不住粉飾太平的禍心。陸師傅雖非他親手所殺，但最後的結果又與他親手有何差別？我只恨他是陸師傅親弟，無法報得此仇。他說天下英雄只許一人，非九五不能當此名，要我說陸伏他自己私心想借朝廷勢力，成全個人英雄之名是真。」

「而我……我……我只恨自己護不了娘親、哥哥，護不了師父與陸師傅，更加護不住妳，我不要成為英雄……我不是英雄……我怎麼可以成為英雄……」懷裡女孩早已氣絕多時，穆雲依舊緊緊抱著，偌大的校場中央，穆雲早已枯乾的淚奇蹟似的再度湧出，看著最心愛的人一動也不動，自己竟然什麼都不能做，這天下第一又有何用？

「都護大人……都護大人……」陸伏不知何時已然站在身後，連喚兩聲皆無反應。

「穆都護……穆都護……」眼看怎麼叫喊都似無用，陸伏只好出手搖晃穆雲肩膀「穆雲小師姪！你聽見了嗎？」手與肩膀才那麼一碰，陸伏立即將手收回，一陣劇痛卻不好叫出聲來，手是沒廢，不過腕上多了幾十個細微血洞，不知是自己閃避夠快，或者對方手下留情。

「誰准你那麼叫我的！」穆雲頭也不轉，冷冷責問。

陸伏氣極，明知穆雲只是藉故教訓自己，但這口氣就是吞忍不下，高高在上的位置，只因那皇帝老頭一時喜怒，竟讓這毛頭小子飛到自己上面，雖然心中知道這不過權宜安撫，但他就是嚥不下這口氣。

「都護大人見諒，實是殿下有旨召您覲見，屬下看都護分神，為免耽誤，一時心急才會鑄錯，盼都護大人大量。」即便心裡咒罵，臉上全是恭敬，嘴裡全是情理，陸伏此刻嘴臉，在穆雲眼中噁心至極。

「哦！拿皇帝壓我，你倒說說看，此刻我要走，誰能攔得住我？就你？還是你以為校場邊埋伏的幾十弓手能留住我？或者你乾脆派你養的那群胡人死士圍攻看看，反正你就是訓練他們來滅絕武林的啊！不過別怪我沒提醒你，此刻的我可不懂什麼叫留情，留情兩字你從來沒對我們用過。」穆雲終於抬起頭，瞪大血紅雙眼看著陸伏。

「都護大人說笑了，卑職怎敢攔住都護大人！更別說派人給您當沙包打了，您可是貨真價實的天下第一啊！不過屬下猜想，您不會走的，您如此聰明，當知道萬一您一走了之，這……」陸伏嘴裡謙遜，實則話裡帶刺，針針往穆雲心裡扎。

「住嘴！我知道，你別說了。」

「屬下只是好心提醒，擔心都護大人傷心過度，忘了清虛……」

「我叫你住嘴沒聽見嗎？」陸伏根本沒見穆雲有所動作，自己咽喉已然被單手掐住，力道之大，簡直要人永遠說不出話來。

陸伏咽喉受制，雙手死命拉扯想將自己置於死地的凶器。陸伏知道穆雲武功確在自己之上，但總覺比

之自己，穆雲習武時間尚短，頂多高自己一籌，自己再加上數十箭衛，該能穩操勝券，更何況胡人死士目前兵符在自己手上，必要時先斬後奏，讓死士與穆雲拚個兩敗俱傷，最多皇帝老兒事後責罵一番，必不致有啥實質懲罰，穆雲對上頭來說，不過一步棋而已。怎會想到穆雲此時出手竟如鬼魅，短短時日，穆雲功力竟突飛猛晉，更令陸伏震驚的是他心性劇轉，此刻自己面臨死噩，對方眼中全是狼戾，瞬間一輩子所有畫面悉數浮上心頭。

穆雲手上勁道不減，目光也沒有看向陸伏，他還是捨不得把眼睛轉離另一隻手抱著的女孩，女孩閉上眼前的這段時間，沒有留下任何話語，所有想說的話，都透過眼神傳給穆雲了，穆雲知道，所以他沒有失控到離開這個令他心碎的地方。但剛剛手指掐住的這個人，觸動了他心裡另一個不該碰觸的地方，所以他該死。

該死，卻不能讓他死。穆雲手上力道一鬆，陸伏跌坐在地，劇烈咳著借已減緩剛剛的窒息壓迫。直到陸伏覺得自己已然平復身體壓逼之感，依然揮之不去的是那股死亡的陰影。

「謝都護大人手下留情，屬下知道以大人睿智，必不會與卑職為難。」受了委屈還不夠，還得祈得人憐憫，這就是官場，一個是非價值只看尊卑的狩獵場。

「陸大人，你一定以為我不敢殺你吧！哈哈……你錯了！錯得離譜！我是你們手中的一顆棋，我豈會不知？不過大人……你呢？你這老狐狸不會不知道自己也是上頭算計的一環而已吧！我捏死你，有人會因此覺得惋惜，為你報仇嗎？不！不會！你相不相信，皇帝老兒甚至不會有半分猶豫，便會指派另一個人頂替你的職務。『狡兔死，走狗烹。』武林滅了，你還能有什麼利用價值？說不定我殺了你，反倒省了他髒了自己的手。」穆雲說出此番道理，陸伏不是不知，只是他總覺得自己還掌握了些平衡，就如他以為自己還能控制穆雲一般，只是人心不僅難測，妄想以人心掌控全局的人，通常得面對可怕的反噬。

陸伏甫脫險，就又一身冷汗，穆雲說得沒錯，天威難度，說不得此刻上頭最想除去的人竟是自己，反正所有髒是全事是自己代勞，除掉自己，他還能冠冕堂皇拉攏天下，將所有過錯全推給自己，以成全

他自己天威盛名。那麼穆雲順手幫上頭除掉自己非但無過，還很可能是大功一件。想通這些個道理，陸伏面如死灰，整個人已然死過一次。

「不過陸大人放心，我不會殺你的，對我來說，你還有利用價值，至少我不必再和你以外其他噁心的人打交道，你就好好用擔心害怕的心情繼續當上頭的奴才吧！人頭就先寄放在你頸上，你要記住，不該說的、不該做的都別碰，什麼時候我生氣了，可不比你上頭主子震怒來得差。」穆雲今日之前從不知道自已可以把話說得如此殘忍，可奇怪的是，說出這些原本不可能從自己嘴裡冒出的話，他一點都不覺得愧疚，或許真正的穆雲，隨著奇蹟似的眼淚釋放，已然消散天地。

自古以來，錢、權、拳三者本就掌握人間所有生死秩序，陸伏原以為自己掌握了三者，卻沒想到只是進入這場遊戲而已，進退維谷正是此時他之寫照。

「都護大人、郎將大人，內府派人來催，說是殿下不刻便要上朝，請兩位大人殿外候傳，煩勞兩位大人憐恤一下下屬，儘速著衣候傳，萬一有個閃失，屬下等恐將人頭不保。」人云伴君如伴虎，古今道理如一，明知錯誤歸屬何方，最後獎賞懲處的，考慮的永遠不會是非對錯，誰教皇上眼前穆雲當紅，若想故意刁難，作下屬的只剩苦求哀兵一途。

陸伏轉頭看向穆雲，決定之權在他，他不去下屬怎敢強逼，只可憐無辜眾人罷了。

「衣服予我，一柱香時間我自會趕到，其餘你們不必理會，都離開下去吧！」穆雲雖經驟變，畢竟不是狠心之人，遲早要去面對，何苦為難無辜。

.....

「啟稟皇上，臣山野村夫，本就不懂朝儀，今日覲見，日後若無緊要事項，不會來朝。臣知曉肩負任務，必會配合副統完成使命，但盼君無戲言，不枉治世英雄美名。」穆雲本就不欲多待，幾次言語推崇客套之後，此番告別之話已然說出。

皇帝雖貴為天下之尊，對於山林江湖之事也僅是聽聞，接見穆雲明是例行公事，暗裡總免不了好奇，

所謂劍俠云云、道家延壽，就算權傾天下也未必能得。

「此事當然……當然……」縱有再多好奇心，總不能當面剖了人家，只能隨意回應。

「朕聽陸卿言道，穆都護有項絕藝，名曰易容，傳聞此藝能改換人之面貌氣質，即便至親之人亦無法識出。初聽之時，在場眾人無不譁異，不知穆卿可否為朕顯露一二，令在場眾人開開眼界。」此話一出，殿中之人紛紛引頸看著，畢竟這傳說的手藝，從來都是聽說，就算真知道有人易容，也都是喬裝打扮後的成果，誰親眼見過呢？

穆雲苦笑，言道「易容乃旁門之藝，不足一哂，今日不知陛下想看此雕蟲小技，未備妝粉材料。」聽到此處，眾人眼中不禁露出遺憾表情。

穆雲緊接便說「不礙事，臣今日便為陛下施展另一種易容之術。」殿上之人熱情又被點燃，皇上眼神示意，殿旁一人立即被送至穆雲前方。

「不必！此種易容術只能施展在自己身上，旁人受不得。」雖感驚訝，但聽穆雲如此說，殿中之人便退下。

皇帝眼前，穆雲此生最後一次為自己易容，這一次他花了特別久的時間，他想起哥哥挺起身子擋在自己跟前，無論面對什麼，總是那麼豪氣干雲。他用力捏碎鼻腔兩側軟骨，再以兩指內側一提，鼻樑尖挺三分。

想起初見陸師傅，暗中守護自己多日，只為對哥哥與師父一諾，一生剛烈正直，不計小節。他運動雙頰，牙齦向外擴出些許，指尖連點止住血流。

師父清淨無爭，遇事波瀾不驚，從入門那一天起，師父清瘦身形與邊幅不修形象，總那麼靜靜佇立自己身前。穆雲提氣縮骨，肩頰兩側衣袖瞬間寬大不少，再來陸續左右雙手將兩肩頰骨捏碎後以柔勁護住，穆雲身形內縮吋餘。

易容術神妙，各家手法多有不同，然為保持其神秘兼與他門有所區隔，易容手法、材料少有外傳，泰半家學傳於嫡子，不排除有人另闢途徑，但總歸自成一家，幾無交流。

此刻殿前眾人算是開了眼界，能在殿中親見，身分與見識自是不俗，但從來也沒有人聽聞過此等自殘肌骨的易容方法，屏息觀之，殿中瀰漫幾絲血腥，以及濃濃哀傷氣息。

穆雲立於殿中，明明就在皇帝正前，目光所及卻不在他，彷彿穿透了眼前，穿透了宮殿，看到了破廟裡的女孩小五，看到小五清亮眼神說著「我就知道小粥哥哥對我好……」。穆雲看著前方跟著臉上泛出笑容，突然拔出纏於腰側軟劍，殿中眾人本來全因穆雲怪異行為看傻了眼，此時穆雲非但攜帶武器上殿，現更揮劍而出，除了皇帝，眾人慌亂成一團，殿前侍衛不及拔刀，便團團圍住穆雲。

「退下！」聲音不大，威嚴卻傳進每個人耳中。「大驚小怪！」整個殿中只有皇帝能懂穆雲心思。

穆雲無視眾人，沉浸在女孩信任的眼神，突然間劍光連閃，臉上兩道淺淺血痕，穆雲兩側顴骨各被削出小塊，原本有神雙眼，內縮變小不少。

穆雲收劍閉目，臉上、身上血跡就這麼放任著不去擦拭。

看著眼前與方才迥異之人，若不是親眼所見，任誰都不會相信眼前這清瘦、剛毅、清亮眼神中帶著滿滿自信神情的人，竟是穆雲。

「穆都護，朕知道委屈於你，你放心，朕說過的絕不會……」說話者自然是皇帝，此時此地也只有他才能決定什麼時候能說什麼話。

「皇上不必再說，臣明白。另外……請陛下今後莫再稱呼臣為穆雲，穆雲此人已於今日消散金鑾殿，從今爾後，我改姓周，便叫我周雲罷！」說完便轉身步離。

「木已成舟……此舟卻從此不再為誰而停……」周雲縱身飛去，臨行字句已無人能懂。

附錄：均霑十九式名稱

濛濛細雨	風雨飄搖	雨過天青	大雨如注	雷雨交加	淒風苦雨
興雲佈雨	山雨欲來	一雨成秋	屋漏逢雨	雨打梨花	雨後春筍
雨散雲收	雲行兩施	雨若飛瀑	矢如雨下		
斜風細雨	風馳雨急	翻雲覆雨			